



劇幕六

著楓 侯

一之書叢線戰劇戲

MG
I234.6
159



六

景

圖

子



3 1774 7020 4

前記

一，這個劇本是把英國 Jeffrey Dea 的 Payment Deferred 加以中國化的，原劇二幕連序幕帶尾聲共九場，現改作爲六幕，並題名「贖」。

二，這個劇本雖然有六幕，却只有一堂景，而且全劇人物只有八個，上演時，可以得到相當的方便。

三，這個劇本的故事，是寫在抗戰後的孤島上，有一個銀行的職員，因為債臺高築，利令智昏，竟把他一個剛從菲律賓回來的親外甥——一個回國來投效抗戰的擁有巨資的青年——毒殺了，埋在小園裏，這樣，他雖然霸位了他的外甥的巨資而暴富起來，却因此而結交了一個浪漫的女人，使他的妻子氣憤自殺，女兒負氣出奔，這真像閃電般的現世報應啊！

四，這是一個含有教訓的，結構緊密穿插美妙的劇本，也可以說是中國人最喜歡看的，善惡到頭終有報的好戲。

作者於蓉城一九三七，七。



六幕劇

時間：前後二年。

地點：上海法租界裏一座小房子。

人物：

陶可情——四十餘歲，一個愛顧險子唯利是圖的銀行辦事員。

何靜如——陶妻，三十餘歲，一個慈祥溫和的婦人。

陶佩瑤——陶女，十七歲，一個美好的小姑娘。

陳琦——陶的外甥，廿一歲，一個擁有資產的菲律賓華僑。

王二——陶的鄰居，四十餘歲，一個房產的經理人。

安太太——廿餘歲，長得非常妖嬈，是一個老練專橫的浪漫的少婦。

搬運夫甲

第

一

章

第一幕

時間：中華民國二十七年端午節前三天

地點：上海法租界裏一所小房子

人物：陶可情

何靜如

陶佩瑜

陳琦

佈景：三個客堂間，左邊有窗，窗外有一個小園。正間有門通大街，右邊有樓梯，可通上的睡房。壁上掛有幾幅西洋畫和照片。客堂裏擺着一隻寫字台，一隻轉椅，一隻圓桌子，幾把椅子，一個立櫃，一個衣櫥，一個衣架，兩個花架子，安置着茶具酒瓶，燭，盆花，花瓶之類，特別是一瓶貼有紅紙條的毒藥，應該讓觀眾清楚地看見着。

開幕的時候，外面雨下得很大，在閃電中，有時自窗戶可望見園裏被風雨發搖的草木，陶可情坐在寫字台前面，嚙裏不耐煩的咬着手鐲，眼睛怔怔的看他才作完的一個較長的筆算，他的臉上顯着失望，失眠的狀態，他的衣服已經溼了，但還刷理得很清潔，他的太太——何靜如穿着甚儉樸，坐在她丈夫的右邊，作着活計，他唯一的女兒——陶佩瑜，坐在陶可情左邊看書，因為沒有注意到她父母的焦急，她不斷地用腿踢着桌腿。

何靜如：（憤怒地）佩瑜！你幹嗎？我這已經够煩的了，你還想踢炸了我的腦子嗎？

「佩珍：呵！我沒帶錢，怎麼！」

可憐：哼！你沒帶錢？這年月真難反！端午節還沒有到，就這樣往家裏送帳單子，還逼着你非還不可？

靜如：這回的帳目又不少呢。

可憐：這裏的帳單還不全，你猜猜看，已經是多少錢了？一百五十幾了。

靜如：一百五十幾，不會有這麼多吧。

可憐：信不信由你。

靜如：哎呀！這是怎麼辦哪？

可憐：你聽怎麼辦？

靜如：我們總得想個法子。

可憐：自然得想法子囉，可是想什麼法子呢？我已經想了好幾天了，腦子都要裂了，你知道光是米鹽一項，

就是五十幾元，我們怎能吃得五十幾塊錢的米？

靜如：酒賬也不少吧。

可憐：我真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靜如：甚麼？你想一想，自從你在銀行裏作事，好的沒有學會可學了許多不好的習氣，你那些個照像用的藥

水，器具，用得着不少嗎？

可憐：那還是抗戰以前的事哪。

靜如：不管以前以後，反正這是不少，再說上你最近在護房裏除的毒些照相用的藥水叫做什麼藥來着？

可憐：什麼藥，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佩慈：爸爸我知道媽媽說的就是那瓶子裏，上面還有一個紙條寫的那一個瓶子。

可情：不錯，我想出來了，毒，不錯，也許這一半天我們有用得着的地方。

靜如：你這是什麼話？

可情：我說的是我所要說的話，用幾滴就可以作我的一家走到快樂的世界，我好像在那本書上看見過這一段。

靜如：你怎麼說這種瘋話？

可情：天有不測風雲，將來還不定怎麼樣哪？你想我們的錢到底怎麼辦？至少有十天我晚上睡不著覺！

靜如：（溫存地）好，可情！你別着急吧！

（可情用兩手抱着他的頭，靜如看見佩慈害怕的眼光，便用眼光安慰他的女兒，使她放心寫她的功課，她自己走到食廚邊，將食廚上蓋着的酒罇蓋子取來。）

可情：你大概把我的酒忘了吧？

靜如：忘倒沒忘，不過……

可情：不過什麼？

靜如：不要說了，你又要生氣。

可情：不要緊，你說吧！

靜如：劉家樞說：他們的酒不是給人家白喝的，你要再不還錢，不單酒不賒，而且連日用的油鹽都不送啦！

可情：（大怒）這是他說的嗎？好，我將來非同他算帳不成！一個人不幸到這個地步了，還要忍受一個雜貨

店店……梅梅，好早晚有一天家會收拾他！不過，等一會王二爺那雜伙來了，你可要留神，不要讓她

看見我們的酒瓶。

靜如：「自然啦！」

可清：酒漸寒也只有兩盃酒了，我還要借牠的力量睡一番好覺，好忘一忘我們的憂愁。

靜如：是……

可清：妳沒告訴那雜貨店的好商說我們月此一準還帳嗎？

靜如：他就不肯聽我說話，一旦我來了，就同我嘍了一頓，他說他等得夠了，他說他……

可清：他說他怎麼樣？

靜如：他說他要上法庭去告我們，他還說要上銀行裏去見你們的行長呢！

可清：好！那我就非被開除不可了！那我們就窮死吧！

靜如：也許劉扛的說這個話是嚇我們。

可清：這個人真是可惡極了，其實他的帳，并不算多，比他多好幾倍的帳主子有好幾個呢，他們該怎麼樣了。

要都照他這樣，他們還不得用小刀把我們剝了？

靜如：那麼，我們不好先還他一點債使他牛平氣呢？

可清：（在屋中定來走去）！還他一點？我們不到月底是一點進款也沒有，而今天總是八號。再說這個月

的日子，還要過呢……真得說是他媽的倒霉！剛巧這幾天有一個漏財的機會，又偏偏趕上我們這困

難，這是天生註定要我們死的。

靜如：怎麼一回事？

可清：有許多債券過幾天飛漲，實在是個萬無一失的機會，今天早上，我們那個發債券的同事，把這個啟

告訴我啦。不過我沒錢也是枉然。真他媽的難辦。這簡直是要把我急瘋了麼？

(一時的沈靜)

靜如：你不能向你的同事借一點嗎？

可情：借！我早就借過了！(坐下)這正是使我最着急的一點。只要他們誰給行長一句話，我的飯碗就算完了。

！你知道我們行裏的規矩是向來不用一個有虧空的行員的。

靜如：不過你存行裏已經有十幾年了，他們難道能夠就辭掉你嗎？

可情：哼！他們還管你那些個，你，道有多少行員都是這樣散的……(沈靜)要是那樣，哼！我們難道真有

臉到街上去要飯嗎？

靜如：可情！我真後悔，我難過極了。

可情：以其現在後悔，你從前省一點不好嗎？

佩琦：爸爸：媽媽已經是够省的了。上回媽媽病了，連醫生都不肯請，這兩天因為老媽子餓餓，把老媽子都

不餓了……

可情：(做大聲)誰跟你說話呢：小姐！等人請你說話，你再說！

佩琦：真的，爸爸，媽媽……

可情：你還沒有說完嗎？給我睡去，滾開這兒！

佩琦：我的母親並沒有作完呢！

可情：你早幹麼來着，好啊！跟爸爸頂起勁來罷：你在學堂裏就學的這個嗎？好啊：我省吃省穿的送你進中學學了幾年，原來這……我的報應。

佩瑤：（含着眼淚）我知道辜負爸爸。……

可情：對。哭吧。滾吧！這還不夠我瘋了的，是不是？

佩瑤：可情：算了吧孩子也不是故意招你生氣。（向佩瑤）我看妳還是上廚房作功課去吧。廚房的桌沒滅呢！

佩瑤：幹嗎呢？媽媽！我還想在這兒作。

可情：妳媽說：難道妳陳也不聽，還不快去？

（佩瑤很高興的拿了她的書本同筆記，忽然有人叫門，三個人不約而同的怔着了，可情看錶錶低聲說）

可情：八點半了……

佩瑤：也許是王二，

可情：不會的，他向來不會這樣晚跑來呀！……恐怕就是那個雜貨店好商攬的鬼？

佩瑤：你別那麼！

可情：真個的，簡直瘋了！（扣門聲又響。可情怒欲開門，又停止）佩瑤！妳出去瞧瞧是誰？

（可情與佩瑤注意的聽外面的聲音。）

陳琦：（在門外）兩可情先生是住在這裏嗎？

佩瑤：是的，請進來吧！

（可情站著不動，靜如走近他去，把手扶在他的胳膊上。）

佩瑤：爸爸，有個客人找您。

可憐：姓什麼？叫什麼？妳也不問一聲，就這樣請人進來麼。真不體面。

（陳琦穿着一身極考究的西裝，臉色被海風與日光吹晒發得黑，成了棕色，進來看見可憐夫婦的樣子站
溜了，怔了一會，就被笑了，佩琇在這時關上了門。）

陳琦：抱歉的！你好像不認得我了？

可憐：對不起，我實在想不起來了。

陳琦：也是不足怪的。因為看見我的時候，我才四歲，我是陳琦。

可憐：陳琦？

陳琦：是的。陳琦，我就是我的外甥。

可憐：想起來了，真的嗎？你就是我妹妹佩玉的兒嗎？那我怎麼能不認識呢？（他上前拉着他的手）對不起，
因為我這裏晚上沒有什麼人來，尤其是外鄉人來，你來見見，這就是你舅母。

陳琦：舅母！好！

靜如：真想不到，你是從那兒來？

陳琦：我，剛從菲律賓來的。

靜如：佩琇！這是你表哥？（向陳琦）這是你表妹佩琇。

（陳琦同佩琇很不自然的握了握手。）

可憐：你看，我們為紀念你母，所以給她的小名叫佩琇呵！請坐吧。你給我講講你們那邊的事情吧！

陳琦：好，好，不過先把我的汽車開發了吧！

可憐：你是坐汽車來的嗎？

陳琦：是的，他……着我就！因為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你們。
可怡：好，好，你……吧。

（門鈴先敲三下，佩琦隨他出去，可怡同靜如交換一個眼光。）
可怡：你聽見了沒有？（坐汽上來的。）
靜如：他……能幫我們……忙才好呢！

可怡：我知道，我知道，我早想到……：妳看……的衣服嗎？真是闊極了。再說，一個從菲律賓回來的華僑，總不能不帶點……，真是俗語說的，喜从天降。我們……同子有救呢！

靜如：可惜我們沒有多少酒了，你多少也得請他吃點東西。
可怡：酒？我……留着自己……的，他……許小會……酒，別說……，他……。

（可怡走向門去接，靜如和陳琦……起來，把桌子收拾整齊，陳琦跟着佩琦……來，可怡助他）（陳琦脫外衣。）

陳琦：（看着……掛的相片）……：身……也研究照相嗎？
可怡：我……喜……個，可是想弄……不好。

陳琦：我是非……喜歡照相……，我有一個……式……照相……，好極了，可惜在行李箱子……，您還有別的照相嗎？可以給我看看嗎？

可怡：我沒有什……好的，到這……吧！今天天氣真……極了！
（大家……坐下。）

……：……天氣真……，又是良，又是雨。

可憐：你這是從那兒來呀？

陳琦：我是在浦灘上了埠，就把一切行李都交給旅行社，叫了一部汽車，就來啦。

可憐：現在上海的汽車可真便宜呵！

陳琦：哦！因爲現在的汽油太貴了，我也沒見他們細算就給了他們五塊錢呢。

可憐：可不是，不多，不多，（可憐和靜如交換了個眼光。）你母親好嗎？

陳琦：媽媽已經去世啦。

可憐：真嗎？真不到，唉：我可憐的妹妹！

陳琦：因爲父親去世之後，她老人家也就一病不起。

靜如：怎麼你父親也不在了麼？唉！你還有兄弟姊妹嗎？

陳琦：沒有，怎麼？你們并不知道母親……

可憐：不知道嗎？唉！真不該，我們因爲一點小口舌差不多有五年沒通訊，簡直的說，從你父親到菲律賓

去了我們就沒有怎麼通訊，只是幾年前我想你母親，給她寫過一封信，可是她沒有給我寫回信。

說你父親在華僑銀行有一個很好的地位，是不是？

陳琦：是的，家父是華僑銀行總經理。

可憐：真的嗎？這可真是長足邁進？一定是賺了不少的錢吧？

陳琦：是的，賺了一大堆。

可憐：那麼，你還是繼續承你父親任總經理嗎？

陳琦：不，父親死了之後，母親就把公司退盤了。因爲我年紀太輕，管不了這么大的事。我母親又怕我不齊

可憐的人，所以把一切的都變成這現狀，我是去年方才在菲律賓大舉舉的業。

可憐：怎麼說，你這次完全是的旅行囉？

陳琦：不，我是回國來參加抗戰，替祖國作一件有益的可情。

可憐：啊，那好極了，好極了，你怎麼會找到我們家裏來呢？

陳琦：這不奇怪呀！媽媽常同我說，你們，她很來找我們，臨死的頭幾天，還找出你們的住址來給我

，所以我這才來，一半也是爲了替我母親的一個願。

可憐：你說這話真使我難過極了……，可惜我們的房屋太狹小，再說又沒有客廳真是抱歉的很！

陳琦：我來看你們完全沒有這裡的用意哪！

靜：我們不是這麼說，我們要是能够接待你，那是多麼好哇，無奈地方太小，真使我們難過極了！

陳琦：舅母，不要客氣吧！我一直到你這兒來，因爲我方才回國對於一切都不知道，我想你一定能夠幫助我

找一個好的旅館。

可憐：自然啦，不知道要那一種旅館？

陳琦：在船上有人同我說，國際飯店很好。

可憐：豈止很好，那是第一等旅館，其實再比牠壞十倍也還是好旅館，不過價錢上也特別的貴。好者對

於你，也沒有多大關係吧！

陳琦：那沒關係，我儘可試試，要是不合適以後再說。（可憐同靜如換一個眼光）陳琦忽然看見了佩

琦，兩隻大眼睛看着他向她微笑。）

佩琦：（極同情而又極膽小地）嗯！你看見過變鬼嗎？

陳琦：發鼠？當家！哦看見過的！我已經出去打過貓啊。

佩琦：真凶嗎？牠們肚子上是有個口袋嗎？

可憐：（笑，故意 爲世群的樣子）發鼠！這真是來的話。（陳琦也笑）噯！這孩子哪，想起事情來都是奇怪的。（轉過臉來睜了佩琦一眼，把眉头一皺，翻本機鬥，佩琦就跳起來，可憐故做驚慌狀）怎麼你這就睡覺去嗎？

陳琦：（笑着向佩琦）表妹：明兒見！

（佩琦回也點了「點頭」，回頭就跑了。）

可憐：這個孩子真奇怪！發鼠！到底拿點什麼東西請請我們的外甥呀！

譯爲：哎呀，真不尋巧的很！

陳琦：請你不要客氣，我已吃過晚飯了，不過，我很想抽一支煙，假使你允許的話。

譯爲：那裏來的這些規矩？這還用問嗎？不用拘束吧！

可憐：等一等我拿給你。

（當可憐在衣袋內找煙的時候，陳琦自己他衣袋裏取出一個很大的很厚皮夾子，一面裝着香煙，一面

前裝（紙幣）

陳琦：請你先 嘗我的吧。

（可憐看見了那許多的紙幣怔住了。）

可憐：噯！你這個皮，子可真好 哪！

陳琦：我這個皮夾子真寶貴哩！這是我媽媽在我二十歲生日的那一天，送給我的，這種皮子是世界最堅固的

。(拿度夾給可情看。)

可情：(翻來翻去的看皮夾子)你的太薄！

陳琦：這是一個很平常的牌子。(看見可情在笑)哦！你說的是錢票子嗎？那倒是真正的菲律賓銀行的。

可情：(將皮夾遞陳琦。)哎呀！一個少年人出門帶這多錢，很危險哪！

陳琦：沒有什麼，這是我帶着零用的，整批的款子都裝成了白金，鑽石，藏在我的內衣裏面呢！

。(一個相當好的靜默，可情和着香煙，好線是在沈思。)

靜如：(波語我話，)路上沒有遇見什麼風浪呢！

陳琦：嘿！風浪大的很。

靜如：你不覺慚嗎？

陳琦：一點兒也不覺，

靜如：你打算在上邊久住嗎？

陳琦：說不定就要到重慶去。

靜如：到重慶去幹嗎？

陳琦：因為很想找點有益於國家的事情做做。

可情：(可情好像心裏很急躁，他看了看食桌上的烟瓶，似乎決定了一件事。)

靜如：你還是頭痛。你該去

睡吧。外甥又不是外人，用不着和他客氣。

。(靜如起身，陳琦亦站起。)

陳琦：對不起的很！我不知道舅母的身體不好，你點清吧！我要走了！

◎他坐。你母親跟你說，我是在什麼地方作事嗎？

陳琦：說的，你不是在一個銀行作事嗎？

可：對的！在銀行作事，已經十幾年學問，我是管理買賣證券的事情。

陳琦：我對於證券，易上容易外行。

可：在我三行內，真正內行的可以說太少，我給你說，才今天我這外，真可以說是好運氣，巧極，

我幾巧有一個千載難逢的發財的機會。

陳琦：什麼呢？

可：在銀行裏關於證券行市的漲落，我比誰都先知道。

陳琦：（還是不懂）那有什麼關係呢？

可：現在有一種股票，價錢非常低，誰也想不到在這兩天他要飛漲起來，這不是一個極好的極佳的發財的機會嗎？

陳琦：這是什麼意思？

可：咱們要能够把這種股票買一點，那馬上就可以發一筆大財。

陳琦：怎麼呢？

可：這種事可專看運氣。今天這個機會我已等了一輩子，我剛才還在着急，眼看着坐失了這個良機，而餘

居然來，這我不是運氣是什麼？

陳琦：我不懂你這話。

可：什麼，你還不懂，你出資本，我出計劃，一會兒倆這個合作一定可以成功。

陳琦：其實呢，我也沒有多少錢，我害怕……

可憐：并用不着多少錢，有個幾千塊錢，足够了。（陳琦感惑不安，可憐愈覺有勁。）這簡直簡單得和ABC一樣，只要你把錢存在我們銀行裏，再給我一封託的憑，那麼該買該賣，我都隨時給你辦了，須多一個禮拜，我們這筆就算是發成了。

陳琦：真是抱歉得很，我想……

可憐：這是決無危險，我們以完全擔保。

陳琦：實在是怕危險。而且我也不願意作這種賣空賣空的事情。我母親就因為銀行靠不住，所以寧願把錢換了白金在家裏存着，也不往銀行裏送。

可憐：（失望）怎麼？我真不懂，財運來了，你還把錢揣出門去嗎？再說，這也不見什麼不名譽的事情呀！

陳琦：不是爲這個，不過這些事與我這次回祖國來的志願完全相反的。請你不要說！我決計不願意作這種事。

陳琦：沒有的事，我們不必談這個吧！

可憐：我總要同你解釋，我想你總會明白我的。你知身嗎？我現在很困難，有許多銀錢上的困難。（陳琦焦急的樣子，可憐說得很慢）你看我們這一家三口吃用，穿的真不容易維推。以前還好，自從作戰之後，真是窮極了，我更是不能立刻找到幾百塊錢。那我們這就完了。在曾經有人想要到法庭去告我呢！這簡直是把我們的名譽完全盡了我們雖然不是什麼體面人，究竟我們還是一個老家庭。

陳琦：（很爲難）其實在抱歉不過。

可憐：（極快的樣子）我要先出了名譽，那我也自毀不可。我想問你商商量量。（他望着陳琦，陳琦却轉回

去）我再沒別人能够幫我忙，你能不能借給我幾百塊錢，到月底就可以還你一部份。我可以立誓在不久就可以還清。

陳琦：我是抱歉，我雖然有錢！可是已決定捐給國家，我真對不起。（站起來伸手給他）晚安！我不能再見吧！

可情：（慌亂極了。）你不能這麼走啊！

陳琦：我走了，

可情：我不能讓你這樣走，我想你一定生氣了，從此不來了。

陳琦：認真說起來，我也實在不想再來了。我本來很喜歡找到了我母親的兄弟，因為在這世界上，只有他這里是我的親屬了，沒有想到我才到，他就反臉變去的同我要錢……我這話說得很無理，只好請你原諒吧？

可情：（很慚愧的樣子）這實在是我不對。

陳琦：我的話太魯莽了。

可情：好吧，咱們喝杯酒，以前的話就算沒有好吧！

陳琦：當然奉陪，不過請你快一點吧。時間已經不早了。

可情：就來就來，請你坐一回兒，（他從壁櫃拿一張照片，遞給陳琦。）你看看這照片里的人都是誰？（他走向壁櫃）

陳琦：這不是你們的結婚照片吧？

可情：對了，（他把酒罇在兩個杯子里。）噫，這是什麼哪？

陳琦：我沒有聽見哪！

可憐：你像是你的表姊叫我，請你等一等，我得上樓看一看去。因為這孩子怕雷電的，（他拿去一個杯子走向樓底下的一個帶紅條的小瓶子就上樓去了。）你等一等我就來。

陳琦：好！好！

（可憐上樓去了，陳琦看像片，可憐回來把這樓的門闔上。）

可憐：我聽錯了，他睡得很安靜，剛才一定是風的聲音，今晚這雨真是不小心！

陳琦：（看看像片）這是我的媽媽，是不是？

可憐：對了。

陳琦：那麼這小孩兒就是我了。

可憐：（可憐把他拿過來的杯子遞給他，眼睛望着他不動，很免強的說，）對了，對了，祝你健康。

陳琦：（舉起杯子，）祝你健康！

——幕下——

第二幕

第二幕

時間：次日下午四時。

地點：全前。

人物：何靜如

陶佩琦

陶可憐

王二

開幕的時候，窗戶開着，靜如澆窗台棚簷的盆花，佩琦拿掃她父親昨天晚上穿的衣服進來，衣服完全發霉了。上面有許多乾了的泥巴。

靜如：昨兒晚上雨大呀，你看把這園子沖得好像有人創過的，衣服乾了嗎？

佩琦：差不多乾啦。

靜如：（接過衣服）真是的，你爸爸怎麼把衣服弄髒到這個樣子？你去找一個刷子來吧，能不能刷乾淨還是一個問題。

佩琦：真的，爸爸到底是幹什麼？他是眼裏哥一道出去麼？

靜如：他沒有跟我說，今天早該，他的神氣很不好看，所以我也沒有問他。

佩琦：是呀！他午飯什麼也沒有吃。

靜如：他不是吃了……

佩瑤：他沒有死，一碗飯全倒掉了。

靜如：真的嗎？

佩瑤：他在你出去的時候，就倒掉了。

靜如：爲什麼呢！

佩瑤：他說他不餓，他又怕你不放心。

靜如：好孩子，聽了你告訴我。（忽然改變了意思）不對，不對，既然爸爸不叫你說，你就應該告訴我呀。

佩瑤：是的，可是我想過的，還是叫媽媽知道好，他說他腰酸極了，離開飯桌的時候，他差不多都站不起來啦。

靜如：那準是他的瘋病又發了，那還用說，把一身淋得這個樣子（刷衣服）真是他幹什麼來着？真奇怪，這

件衣服還是送到洗染店洗去罷，我們自己是沒有法弄乾淨的。

佩瑤：瓶子裏一滴酒也沒有了，大概爸爸又喝了罷？

靜如：不許你批評你的父親！再說，昨天晚上酒也沒有多少了，我想你的表哥也不會請他出去喝酒吧？哎！

奇怪！

佩瑤：什麼？媽媽！

靜如：酒杯子我沒找着，你爸爸把酒杯子擱在那兒去啦？

佩瑤：爸爸也許拿到櫃上去了吧？

靜如：沒有啊！

佩瑤：媽媽！

如靜：什麼事？

佩瑤：我總是劉掌櫃的不好。

靜如：也許。

佩瑤：劉掌櫃真的告了我們嗎？那才糟哩！

靜如：這你放心！你爸爸早晨已經把錢給了我，我已經還給劉掌櫃。

佩瑤：爸爸不是連一個錢都沒有嗎？

靜如：他是沒有的，我想，也許是你的表哥借給他的。

佩瑤：這才是好運氣呢，媽媽，表哥真好，他昨天晚上什麼時候走的？

靜如：我想他走的很晚吧？我沒有聽見你爸爸上樓，他一定回的很晚，兩點多鐘的時候，有一陣暴風雨，雨

怕極呀，就好像有人在樓下拉桌子似的。又好像有人在閣子裏頭鋤地刨地似的。

佩瑤：還好，我睡覺了，要是，我聽見了，那可要吓死我啦媽媽，你離表哥真是一個美男子，是不是？

靜如：那自然，你姑媽作小姐的時候真美極了！

佩瑤：媽媽，國際大飯店是不是就是靜安寺路跑馬廳前那一座高樓？

靜如：就是那一座高樓，你問這個幹什麼？

佩瑤：我想知道知道。

靜如：你離你爸爸回來啦！

（叮當頭來，身上穿一件藍呢呢的衣服，戴着帽子，拿着大衣，時下還夾着一個紙包着的酒瓶子）

他臉色很白很疲倦的樣子，他的動作很急躁，他的神態好像受了很大的刺激，他不住的走動窗戶，
着花園，)

可情：沒有人來嗎？

靜如：沒有。

可情：真沒有人來麼？

靜如：真沒有人來啊，爲什麼？

可情：不爲什麼，（他走向食櫃，放下酒瓶。）

靜如：可情！你怎麼啦？

可情：沒，什麼，你還過了劉家櫃的錢啦？

靜如：他說他抱歉的很。

可情：那自然囉，見了錢又抱歉，從今兒起，咱們再也不同他交買賣了。

靜如：其實他並不是一個坏人。

可情：我們有錢那兒買不了東西！他的氣我算受够了啦！

靜如：好噠！好噠！不用不着生氣，我們從此不上那兒去就是囉！

可情：（脫裙掛大衣）其餘的賬你也都還啦！

靜如：都還吧，就是肉鋪還差一點。

可情：好，我回頭，再給你，佩瑤：給我請王一去。

佩瑤：是（下）

靜如：聽們外甥，這孩子是良可愛啊！

可情：可不是嗎？（打開酒瓶）

靜如：按他這年紀，居然能作這們漂亮的事真是少有。

可情：少有？

靜如：你喝不喝茶？

可情：不喝！

靜如：並不費事，一會兒就喝。

可情：我跟你說不喝不喝啊！老是這麼麻煩。（對着酒瓶子喝酒）

靜如：好哇，好哇，別喝了！（稍停）昨天晚上你幹嗎來着？

可情：你說什麼？

靜如：我是問你昨天晚上幹嗎來着，你看你那衣裳。

可情：我摔着啦！

靜如：你摔着那兒呢，怪不得你腰疼。

可情：沒有什麼。

靜如：你沒摔着那兒，別看有暗虧吧，你今天臉色可不好看啊！

可情：沒有的事，（忽然有人扣門，可情向後一退坐在食櫃上，極嚴怕的樣子）

靜如：我去看去，（忽然看見過丈夫的驚駭）可情！你怎麼啦！

可情：沒有什麼，我忽然覺得心里不好受。

靜如：你倒是着了涼啦！真的。你怎麼把衣裳滴的這麼濕。

（做出去。可憐也走到門前生望。王二過來了。）

王二：陶先生你好嗎？

可憐：好！謝謝你，你來得正好。

（靜如進來）

王二：陶太太好哇？

靜如：謝謝！我很好，王太太好啱？

王二：很好，謝謝你，不過我看陶先生今兒好假不大舒服似的。

靜如：可不是，昨兒晚上滴了一身雨，到底我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啊？吃完晚飯的時候來了一位……

可憐：（大聲）你這個人總是這麼囉囉，討厭極啦。（向王二）來吧。咱們喝杯酒吧！你要儘量喝的，那可

就沒有完啦。靜如，給我們拿個杯子來。

靜如：食櫥裏沒有嗎？

可憐：沒有。

（靜如出）

王二：怎麼樣？你的差事已經到手了？不錯吧？

可憐：俗話說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從今天起我陶可憐也是海上的新貴了。哈哈！你呢？

王二：還得靠你多多提拔呢，呵！你這兒沒有什麼事嗎？

可憐：我還能出什麼事！（他不由己的望望窗戶。）

王二：我是這麼說呀，沒有事很好。（他拉開了看窗戶）你讓鬮子來讀嗎？

可憐：沒有啊！

王二：你看那鬮子裏有一塊地，好像是臨劍過似的？

可憐：可不是，這准又是隔壁的那個狗。

王二：隔壁的那個狗可倒不錯，

（靜如進來，拿着一個杯子一瓶涼開水，靜如倒酒。）

靜如：請吧！

王二：謝謝，呵！我想起來一件事情。

可憐：甚麼事情呀？

王二：有一所房子要賣，我想你與其租房不虛買一所小房子個好，況且房東就要把這如房子收回翻修呢！

可憐：不管房東收回不收回，橫豎我是不肯搬家的，

王二：（對靜如）你不是總嫌這房子太偏嗎？

靜如：不錯，我跟你太太說過這話。

王二：那好極啦，現在的機會到了，並不比這兒貴，可是交通比這兒方便多啦！

可憐：我說不搬家（看了看花園）我這輩子也不搬家啦。

王二：一輩子？這話未免說得太遠了吧？陶先生你聽我說……

可憐：你不用說，是把皇宮給我，我也不搬家，這話够明白的了吧？

王二：好好，其實我是完全替你打算呢，我真沒想到你是這麼愛這所房子！

可憐……（生氣）我要不這所房子。與你有什麼相干？其實我看你也愛這所房子。不然你也不會常來了。

王二：哎呀！陶先生那兒來的這麼大的氣呀？

靜如：可憐，人家是爲我們打算啊！

可憐：我知道，我知道。對不起的很！你不要再說搬家的話啦，我們是永遠不搬家啦！

王二：好，我們說別的吧，（喝酒，望着靜如，）你沒到街口那新開的鋪子裏去嗎？聽說好極啦，一切時髦的化妝品，衣料都有。

靜如：我打門口過，還沒進去過。

王二：那一個女太太開的，叫作什麼安太太。

靜如：這一個到特別，中國人姓安的實在少聽見。

王二：是的，他是像給一個法國軍官，現在這軍官回國去了，所以剩下地完全是自己謀生，人是靈通極啦。

你沒來碰見過她嗎？靜如：沒見過。

王二：你要是碰見過她，決不能不注意看看她的眼睛，嘴，身段無一不好，要是說起話來，更是令人人可愛。

靜如：那不用說，一定是一位風流的人物啦！

（可憐走近窗戶，目不轉睛的望着園子，）

王二：那邊用說，你可留神陶先生，他要見了她非瘋了不行。

（大笑）陶先生！你說對不對？

（忽然可憐怪聲一聲，像一個瘋子似的跑出去了。）

王二：哎！他怎麼啦？

靜如：這是怎麼回事？

（兩人怔怔的看了一眼，聽見外邊可情的怒罵聲。）

王二：他怎麼啦？（他們走向窗戶）我向來也沒看見他這樣發急！

靜如：是隔壁的小孩到園子里來踢球來啦。

王二：這也不算是一件大事呀，你瞧他！你瞧他！像瘋了似的。

靜如：（發驚）你瞧他要把那孩子打坯，你去攔攔他。快去，快去！

王二：這個我不好管。

靜如：你瞧他把那孩子踢出去啦。

王二：其實那個孩子也沒有作什麼坏事，園子里又是有什么好花。你看着這些草，糞堆泥。

靜如：我真有點不放心，我也不知可情是怎麼囉，他真有點反常。（佩瑤進來。）

（可情垂走回地，見佩瑤。）

可情：怎麼？王二都來了半天了，你這個時候才回來。

佩瑤：路上遇見房東，他說要我們搬家。

靜如：這真怪，我們並不欠房錢哪！

王二：你們要是非搬家不可，那麼就看看我剛搬所說的那所房子。

可情：（大怒）我已經跟你說過了，我決心不搬家，一輩子也不搬家，就是要我們重價買這所房子，我也不

搬家，你明白麼？

王二：是的，陶大人！

靜如：我們那來的錢買房子？我們就是有錢買房子也不能買這個破房子。

可情：（更怒）這個房子我住慣了，我有我的習慣，我有我的紀念。我非住不成。

靜如：買房子我們那來的錢哪？

可情：別管，反正我有這筆錢。

（靜如、佩玲都怔住了，王二乘機告辭。）

王二：陶先生，叫我來有什麼吩咐麼？我要告辭了。

可情：去你的吧，現在我已沒有話說了。

王二：那個我就告辭了，（溜出去。）

（可情默然地走向轉椅坐下，片刻。）

可情：好了，現在你們坐下吧。

靜如：可情，你……

可情：好了，好了。今天不是拜拜的時候。（低聲）我告訴你們說我最近作了一筆好買賣，其中的細情，說

了你們也不管，反正這個買賣算是做成了。

靜如：這麼說你是發了一筆財嗎？

可情：（笑）是的，多並不多，不過總夠我們一輩子舒舒服服的過日子了，好了，我的說完了！（靜如和佩

玲都怔怔的看着他）你們是怎麼聽？發了財還不喜歡嗎？

靜如：我聽不明白，你發了多少錢哪？

可情：反正不少吧。

靜如：到底多少呀？你告訴我。

可憐：就是十萬塊錢吧。

靜如：十萬塊錢？

佩瑤：真的？爸爸！

靜如：你是怎麼發的這一筆財？

可憐：我並不是像人們所想像的那麼傻。（很滿意的樣子）再說這件事不只你一個是想不到，你不相信嗎？

靜如：不是不相信，我有一點不明白。

可憐：這還有什麼不明白，這就是說我們也再用不着茶緊褲腰帶了，我們可以愛吃什麼就叫什麼，要怎麼玩

就怎麼玩，愛上那去就上那去，你們愛穿什麼就穿什麼，愛戴什麼就戴什麼，你們還不明白嗎？

靜如：（看見了食櫥上的酒瓶子。）可憐，你跟我們開玩笑吧！

可憐：不是開玩笑，完全是真話。

靜如：我真不敢信，那麼說我們可以把隣街的窗簾兒換新的啦？

可憐：全家的窗簾兒都可以換新的，還可以買地氈，反正你們要什麼，都行，好讓我們紀念紀念這個發財的

喜事，孩子你先說，你要什麼？

佩瑤：真的嗎？爸爸！

可憐：是真呀！你說吧！不用害怕。我一個你最喜欢的東西說！

佩瑤：（想了半天，忽然說。）我要綠的絲襪帶。

可憐：（笑）好！好！綠襪帶。

佩瑤：李姐有一變，她驕傲得「不得」。

可憐：我明白了，你是要叫她看一看你並不在她以下，不過這不算數，還得想一想別的。比方送你讀大學去，你看怎麼樣？

佩瑤：那可太好了。爸爸，那麼李小姐是非風死了不成。

靜如：怎麼。可憐你想要她讀大學嗎？

可憐：爲什麼不？我們科長的女兒不是在復旦大學讀書嗎？難道我們的孩子就不如她嗎？

靜如：不過……

可憐：沒有什麼不過，祇要我們孩子願意唸，她就可以去唸。可是你還沒有說哩，你想要什麼？靜如！你說吧！

佩瑤：媽媽，你快點兒說呀！

靜如：我不能說，可憐！我也想不出要什麼，這個是太出乎我的意外了，我真不明白。我真不明白，你怎麼會發了這樣的大財？

可憐：我從前不是跟你說過有一個好機會嗎？這個機會居然被我利用了，這你還不明白嗎？

靜如：我知道了，可是那麼本錢呢？

可憐：這個你就不用管了，（大笑）

靜如：可憐，我看銀行里要辭你了吧？

可憐：不用他辭我已辭他了。

靜如：到底怎麼一回事呀？

傲：這十幾年來的半馬生活，我算做夠了，靜如！我現在才算是一個自由人了。

靜如：這怎麼說你是不工作了？

可情：反正我不在銀行里工作了，你知道我現在快要担任市政府的要職了。

靜如：我真不明白……

佩瑤：媽媽，你到底說呀，你要什麼。

靜如：我不要什麼，孩子。

可情：爲什麼呢？你說吧，隨便你要什麼都可以。

靜如：（想要使他喜歡）你還不知道我尙來的希望嗎？

可情：我不能知道，你說吧。

靜如：在鄉下去買一所小房子。

（可情叩叩窗戶不做聲。）

佩瑤：對了，爸爸，可以嗎？

可情：（不高興）這可不行。

靜如：這是你不好，誰讓你剛才說什麼都行呢？

可情：是的，我錯了，我應該說什麼都行，除去……再說今天我已經托人買我們這所房子買了。

靜如：買這個房子嗎？

可情：是的，你再想別的吧！

靜如：那麼，我們要不搬家，也總得把我們這些房子收拾收拾呀！

可情：是呀！我們可以買一點新家具。

靜如：不只趁這個。請呀，壓頂呀。也都得收拾收拾
可憐：那麼說，得叫很多的工人到我們家裏來？

靜如：我們既然有錢，很可以在工人收拾房子的時候，到香港去避幾個禮拜。

可憐：那不行，這一羣工人又挖又刨的，而且我也離不開上海。

靜如：那麼你說吧！

可憐：明天，咱們到一家大商店裏買家具，把這些個倒霉的東西全扔了，（用腳踢一個椅子）你說怎麼樣？

靜如：好吧。
可憐：（拿起他的煙斗）好了，現在算什麼事都完了。

佩琦：媽媽，我能進大學去唸書，我真喜歡極了。

靜如：佩琦，要是我，我就不去。

可憐：爲什麼？她這意思不錯呀！

靜如：我知道，不過……

佩琦：我可以跟閻家的小姐們同學，那該多好啊！

可憐：等你學得貴族派的時候，你敢笑話你的老爸爸了。

佩琦：那能够呢！爸爸，呵！我高興極了，（佩琦跑出去）

靜如：你不許這樣的騙她，她當是真要唸大學哩！
可憐：爲什麼要騙她，靜如，你總好像不相信似的，我是真的發了財。我想要我女兒受點高等的教育。

靜如：那自然啦！
可憐：這難道不是該嗎？

（到一個可怕的靜）

靜如：可憐！
可憐：什麼呀？

靜如：我想：（她疑惑，他痛苦）我也不知道怎樣的向你說，你難道不信任我媽？

可憐：信任你？

靜如：你不能把真情告訴我嗎？

可憐：（不安）真情？你是要說說什麼事情呀？

靜如：你知道我是如何的愛你，我是決不會責備你的，無說你作了什麼事情。

可憐：我不懂你的意思，無論我作什麼事情。

靜如：是的，你應當放心的向我說，你越不說，我越害怕，我看你不要瞞着我了吧！

可憐：（漸漸的害怕）我，我真不知道你要說什麼。

靜如：我對你是如何的關心，難道我還看不出來？你看你這幾天亂亂的樣子，只要有個人來。你怕得了不得，我怎的能夠不知道呢？

可憐：（發慄）你知道什麼了。

靜如：我們婦夫的感情決不能因為這件事情有什麼改變，我跟你說，爲你，我無說什麼事都可以忍受，你難道不相信，我能够替你保守秘密嗎？

可憐：並沒有什麼秘密呀！

靜如：可憐！你難道還不明白我說的是什麼嗎？我知道了。

可憐：你知道了！

靜如：嗚呼！你看你這兩天蒼白的顏色，我怎麼能够安心呀？我先還不肯信。

可憐：（低聲）什麼？

靜如：我總以為我是見鬼，不過我前心，我愛，你的心，總在那里告訴我說，這是真的，我不能不承認你爲了，你要放開心的同我一說，也可以使你心里鬆快一下。

（一個極沉重的靜默）

靜如：又有一件事我最不放心，可憐，沒有什麼人可疑心你嗎？

可憐：（極可憐的聲音）靜如！

靜如：好了，我們不用說了，不過銀行要派人來我們應該怎麼樣回答呢？

可憐：銀行？

靜如：是呀！要是銀行發現了所經的錢，是呀，我早就猜着了，我很明白，寫到我們這個樣子又有那麼好的機會，無論誰也要動心的。

（可憐忽然怪笑起來，一半是笑，一半是哭，靜如怕得往後退。）

靜如：你這是怎麼哪？你想呀！無論如何，遲早他們總是知道的，

（可憐笑得更可怕）

靜如：你別笑了吧，你怎麼這樣的看怕我呀？

可憐：靜如！你真叫笑死！

靜如：唉！你一定一定神吧！

可憐：（還是依日的狂笑着）你真相信了我是賊嗎？哈哈（忽然不笑了。）這真是沒有影子的事情，我偷取

，我偷錢嗎？

——幕下——

第三幕

第二幕

時間：一個星期以後

地點：同上

人物：同前

何靜如

曾太太

搬運夫甲

乙

佈景同前，只是換了新而又俗的傢俱，搬運夫正在搬運。

開幕的時候，何靜如在門前指示搬運夫，勸導他們遷進來的新傢俱。

搬運夫甲：這個桌子擺在那兒？

何靜如：（指示着幕邊的一個地方。）擺在這兒……再靠邊一點。

搬運夫乙：你往那邊拉一拉，行啦行啦。

何靜如：好啦！還有沒有哩？

搬運夫乙：沒有什麼了罷！

搬運夫甲：就剩油漆啦，我這就拿去。

搬運夫乙：（拿下他的個櫃檯桌）這真得說是一件好木器，這活多麻煩！

可憐：可不是，這是現在很摩登的木器啦！

搬運夫乙：你聽這個做得多麼堅固的。方才還有位太太聽見他們這兒的木器就站著不走啦！

可憐：是怎麼一位太太呀？

搬運夫乙：提起這位太太呀，可真是一個大美人兒，聽說要進來購辦，我後還不是搬家，房主都在裡頭呢。

可憐：（羨心）她還問了你什麼話嗎？

搬運夫乙：沒有，她直說這個木器好看。

可憐：啊！

搬運夫乙：娘兒們好奇來真利害。（由窗戶往外看）你瞧誰她還沒走哪！（搬運夫甲持油漆上與單。）

啊，那個娘兒們還沒走哪！

搬運夫甲：可不是，她一勁的說，瞧見這假木器就想起法國來了，聽說她到過法國。

可憐：那麼就請她來瞧瞧也沒什麼！

搬運夫乙：老大，還是你去一趟吧！

搬運夫甲：得。（出）

可憐：啊，你把這個空，請在這兒，你聽這屋裏邊上這些新木器，再弄上這幾張油漆，真是玉容屏也不過如

此吧！

撥運夫乙：（在地毯上）你快扶起他吧，他可有傷不輕實。你聽聽他的話吧。

可情：行啦行啦，現在掛那邊那個吧！

（安太太上）

安太太：真的我可以進來嗎？

可情：（週身不安）可以，可以讓進來吧！

安太太：我實在太冒險啦！

可情：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撥運夫乙：（在救椅上）你聽聽這處掛可不行！

可情：行啦，行啦！很好。

（撥運夫乙出）

安太太：我進見了這樣美的東西，我就很想認識認識這盞東西的主人，願爲我當得非得有藝術的藝術思想的人，絕不會進出這盞好的美術。

可情：你這個太過獎了。我是一個不識貨的俗人，我覺得這些東西好看。雖然價錢貴一點，我還是把它買啦。

安太太：這盞盞也好啊啦！

可情：這是個們太太選的。

安太太：我想這張盞一定是你選的吧？

可情：對啦！

安太太：你鴨鴨下是，我一打就醒，因為這一張蓋在是雞肚裡啦。

（他們兩個人的眼光打了一個對面，兩個人都笑了，搬運夫乙上，拿着一頭油燈。）

搬運夫乙：只有這張紙，什麼也沒有啦。

可情：你先把它立在那裏，我回時再掛吧。

搬運夫乙：得。

安太太：我聽聽行不行，我再寫一張紙一張是醜選的。

（搬運夫乙拿給她看）

可情：連我自己也不記小得是醜選的了。

搬運夫乙：這是貨單子，你簽個字就行啦。

（可情簽字後，把貨單交搬運夫乙。）

搬運夫乙：那麼我們走啦！

可情：啊！你拿這個喝酒去吧！（可情給他們一塊錢的小銀。）

搬運夫乙：你不用給啦，還幹嗎呀！謝謝呀，再見吧。老爺太太。

安太太：（微笑着）再見！

（外邊有開門聲，可情一驚。）

可情：我看看把我的太太請來吧！

安太太：陶太太那是忙若，就不用驚動她。

可情：（把後門關上）其實也沒什麼，她一會也就下來啦，你請坐一會吧！

安太太：（極自戀的坐下）我也只能生一會兒。

（可憐看見了她的大腿，故意作爲沒有看見的樣子。）

可憐：你就住在這兒不遠嗎？

安太太：可不是嗎！在街上新開的那個時裝店……

可憐：噯：你就安太太啊？

安太太：是呀！還有什麼奇怪？

可憐：我也不知道是爲什麼，也許是爲我以前所憐的安太太不是你這個樣子。

安太太：咳！我的丈夫是法國人，可是已經死了，所以我只有自己謀生啦！

可憐：是的，是的，我已經聽人家說過，真敬佩服得很，這們說我們是鄰居啦！

安太太：我們也常常聽人說起一位大名鼎鼎的陶可憐先生大概你就是吧？

可憐：陶可憐是對的，大名鼎鼎就未必啦！

安太太：你這個，太好了，又和氣，又謙虛，你這經營的法子，真是使人敬佩得很，誰提起來不誇獎你一

聲大財政家。

可憐：不能吧！

安太太：我難道還能說假話嗎？誰不說你在經濟界中是個能手。至於我的丈夫，他對於一切銀錢的問題，絲

毫也不懂的，所以簡直沒有人指導我，咳，我簡直的是一個漂流的人了。

可憐：（被感動。）那是我沒有能够帶我的地方，那是一定効勞的。

安太太：謝謝，只要我能够常常和你談一談，那我也就受益不淺了。

可憐：彼此，彼此！

安太太：哎呀，你這個人啊，真是太太好囉！

可憐：你抽煙嗎？

安太太：有時像抽着玩。（接着可憐遞給她的煙盒）哎呀，你這煙盒多好看呀，準是一位太太送給你的。

可憐：不是，是我自己買的。

安太太：得嘞吧！你不肯說謊實話就是噠。

可憐：真的，真的。（他燃了一根火柴，給安太太點煙。安太太把火柴吹了，使他就她的煙火點煙。）

安太太：你跟我說，爲什麼你的太太不到我鋪子里去呀？

可憐：（走近她。）她同我說過了，她這幾天就去。

安太太：你同她一塊來嗎？

可憐：我學同她一齊去，你喜歡嗎？

安太太：（微笑。）那自然噠！

可憐：真的奇怪！我們兩個人住得這麼近，一會還沒有碰見過。

安太太：我覺得今天能够碰見你，真是幸願極了，我每天所見的人，却那麼討厭，哎呀！你真不知道我有的時候真是愁悶得要死！

可憐：我很明瞭你，我有的時候也是這樣，那麼，你有的時候可以常常來看看我，也可以使你散散心，我的太太也一定歡迎的，比方像今天似的，晚半天……

安太太：我來你也歡迎嗎？

可憐：那還用問嗎？

安太太：可是我這人真不客氣，說來我就真的常常來呀！

可憐：那好極了，你要是允許的話，你來的時候，我還可以送你回去哪！

安太太：那麼，你待我可太好啦！

可憐：（笑着）我感你待我也領不了吧？（他們兩人彼此看着。）我看我還是我還是叫我們太太下來吧。

安太太：怎麼，你鬧得慌嗎？

可憐：跟你在一起，怎麼能够悶呢。

安太太：真的呀？

可憐：（走玩她）你是怎麼稱呼

安太太：我不是跟你說過嗎？安太太。

可憐：我是問你的名字叫什麼？

安太太：我的名字叫麗麗，可是我的朋友們管我叫「麗」

可憐：麗！啊，這個名字真極啦！我也可以算是你的朋友嗎？

安太太：（微笑）你要願意作我的朋友，那還不容易。不過，你太太要聽見你跟我叫「麗」恐怕會有一點奇怪啦。

怪啦。

可憐：你想我能當她的口叫你「麗」嗎？

安太太：（笑）你這個人真透啦！你想要在別人的地方叫我嗎？

可憐：這可不是我的過錯。

安太太：那麼是我的錯，對不對？

可情：你這個人太……簡直的……哎呀，這話我不能在這兒跟你說。

安太太：爲什麼呢？

可情：（換了換她的衣服。）你這個衣料真的好看哪！

安太太：好看嗎？（可情越不自然的吻了她一下口）你還是幹嗎？這可太不好聽了。

可情：請你原諒，我實在忍不住了，你太可愛了。我回來沒有遇見過像你這樣的人。我有許多話要跟你說。

我很想找一個清靜的地方，我們可以定一個約會嗎？

安太太：（把她的手絹丟在椅子後面。）那要你自己了。你說吧！

可情：那一天晚上，你要是有工夫我們可以一同到奇美去吃晚飯。你看怎麼樣？

安太太：（很狡猾的樣子）我不知道應該不應該答應你。

可情：你答應就好了。謝謝！

安太太：其實呢，我老是一個人，真是悶極了。

可情：那麼好，一言爲定。（他看了一下樓門）你每天是一個人舖子單嗎？

安太太：我還用一個女店員。不過也可以說剛沒有人一樣。

可情：那麼好。回頭一有工夫，我就過去看你。再說我太太同我的女兒。不久就要到香港去遊了。我只是一个人在家裏。你要能來，那就更方便了。

安太太：那怎麼就會更方便呢？

可情：難道你還不知道嗎？因爲我是在外頭遇見人是多麼討厭呢。總要問長問短的。（看見安太太坐在背椅

上笑起來。)你笑什麼。

安太太：你這個人真有意思，你們這般大經濟家真令人佩服，你就好像是一個大元帥似的，只須你要作一點事情，立刻就決定了一切，你應你不是把一切都規定好了嗎？不過我呢，我難道沒有一點權利說二

說我的意思嗎？

可情：自然啦！不過，我以為我所說的事情，你很樂意作的，是不是？

安太太：什麼事情我樂意作？就是上你這兒來嗎？你家里沒有人的時候，才能上你這來，是不是？

可情：(礙難的樣子)對不起！

安太太：(笑)我願着玩玩哪，(伸兩手給他擰着)當然我願意到你來玩玩，你難道還不明白嗎？你快一點

打發她們走啦；到那時候……

(可情瞪圓了兩個眼看看她，忽然聽見有人下樓的聲音。)

可情：仰神，我太太下來了，(他趕快走近桌子)你應這個桌子的樣子還行嗎？

安太太：這個桌子的樣子真好極了，線條雕刻無一不好。

(靜如進來了，繫圍裙，手里拿着抹布，一看楞了。)

靜如：哎呀，我不知道這里有客人。

可情：這是安太太，她從我們這過。

靜如：(伸手。)好，安太太。

安太太：啊，陶太太，你好啊！

可情：安太太剛看見我們搬來的傢具，就說很不錯，所以我就請她進來坐坐。

靜如：噫！噫！

安太太：你的木器真好。使我一見了。就不得不起從前我的家來。

靜如：真的嗎？你不是在街口上有個買賣嗎？

安太太：是的，還有什麼法子，我是一個沒爹沒媽的孤女。我的丈夫死了，我們的房子也賣了。咳！想起來

真令人可怕。

靜如：可不是嗎？

安太太：（假作感動的樣子。）我剛才看見，你們這美麗的木器，唉！（嘆氣）我就想了我從前的家園，心

里就好像刀子扎似的。

靜如：這真慘的很。

安太太：可不是，那天你到我鋪子來，我向你細細的說，我剛才還跟陶先生提呢。請你到我們鋪子里看看，

我們新接到一批巴黎貨，有些衣裳，你穿起來一定合適的。

可憐：噫，快別說你的貨物吧！（笑）你知道買東西，我花錢呀！

安太太：陶先生只愛說笑話，你就是整個買了十個我們那樣的鋪子，也不算零呀。你來吧！有兩件衣服你穿

起來一定漂亮了極了。

靜如：請你原諒我，今天穿的太隨便了。因為我們還在收拾屋子。

安太太：我才應該請你們原諒呢。好了，我不再打擾了，我走了。

靜如：你喝杯茶再走吧！

安太太：不喝了。謝謝，我該回去了，我真是幸福，認識了你們二位。我現在的生活真是太簡單了。太熱鬧

了。我從前作小姐的時候，那真是快樂極了，整年的遊山遊水的，現在關在一個鋪子里，真要把人悶死了，咳！

靜如：這麼說，你現在的生活很困難吧？

安太太：我不對了，儘應說我自己。也忘了問一問你了，你有幾位姊妹呀？

靜如：唉！我們沒有男孩子，只有一個女兒，今年已經十七歲了。

安太太：（笑）十七歲啦？不吧，看你的樣子，的確的很呢？

靜如：是真的呀！她如今在復旦大學念書。

安太太：那麼暑假的時候她該就回家來囉！（她看了可憐）

靜如：是的。不過我們打算，個夏天到香港去。

安太太：那麼希望不久也可以認識你的大小姐啦！再見面！（同靜如拉手）你什麼時候到我鋪子來呀？明天好不好？

靜如：我不敢說，要能來一定來。（她隨門）

安太太：好罷，我明天整天都在鋪子里等你來，再見面，陶先生。

可憐：好！我送送你。

安太太：不必送！

（他們出門去了，靜如站了一刻不動，臉上顯出不安的樣子，忽然間聞見了安太太留下的香味，做出厭惡的樣子，把窗門開了，可憐進來。）

可憐：（心中不安）你看怎麼樣？

靜如：什麼怎麼樣？

可憐：……說安太太，你看這個人怎麼樣？

靜如：我想她再好吧。

可憐：那我明白了，你是嫌她不好，对不对？

靜如：我並沒有說她不好！

可憐：你雖然是沒有說，心里一定這樣想。

靜如：批評一個人也不能這麼快，我們認識她還不到五分鐘。

可憐：不過，我總覺她這個人很好，你看她也總算一個有身份的人。這麼様子地不樣子來看我們，你聽她說
了？她從前是名門的小姐哪。

靜如：是的，你說的也對。

可憐：你也跟我一樣地想，我真喜歡極了，我明天給你錢，你去她那里買一件時行的衣服去。

靜如：我不用，我還有錢呢，你那天不是給了我錢嗎？（她掏錢子）

可憐：怎麼？一百塊錢，你還沒有花嗎？

靜如：差不多還沒有動，我只買了一兩件東西。

可憐：買什麼了？

靜如：買一把條帚。

可憐：（笑）一把條帚？

靜如：還買了一把炒菜的勺。

可情：這是你里用的東西呀！你自己買了什麼呢？

靜如：我買了一個圍裙。是：作菜的時候用的，你沒有看見嗎？（她：照日收拾屋子）

可情：（笑）你這個人真太開竅了。你瞧！我給你一百塊，叫你開心，你只買了些傢噐……

靜如：哎呀，可情！這是我們必需的呀！

可情：我知道是必需的，可是這個錢我給你，是叫你玩的，你正是不會花錢，我得教教你。這是我陪你

太太的餽子去呢！

靜如：對了，要是我自己去，我就不知道買什麼好？

可情：那末好，我們明天先談。再說，你到香港的時候也得有一兩件新衣服。

靜如：是的，佩玲是很喜歡到香港去洗海水浴，可是你呢？你喜歡嗎？

可情：我不喜歡。

靜如：那麼你不去？

可情：我，我不去。

靜如：你說……罷。休息，你更需要休息，再說，沒有你，我們也不會高興的，把你一個人留在家裏，我很不

放心，你這些日子，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我這倒是你需要換換空氣。

可情：誰告訴你說的？

靜如：我告訴我說的，你這些日子的樣子真叫我放不下心。

可情：我並沒有病呀！我覺得我很好嗎？算了吧！你別瞎發愁囉。

靜如：那麼，你真不去，我就找個人來伺候你。

可憐：（差不多惱了）我向你說過多少遍了，這個家里決計不要一個外人。（一塵沉靜之後，可憐瑟瑟略緩和。）我自己自然會小心，這有什麼不放心的！

靜如：你真好！

可憐：好啦！就這樣罷吧。你們兩個好好的到香港過一個夏天。我一個人在家看家，這樣很好，你去給我弄一杯茶來吧。

（靜如出 可憐發現！安太太道下的手帕，拾起來狂吻）

——幕下——

第四幕

第四幕

時間：新秋

地點：同上

佈景：同上

人物：陶晉初。

王二

安太太

陶佩瑤

何國如

房間有十五天沒有收拾過了。桌子上白蘭地酒瓶，銀泉水瓶，兩個玻璃杯。一個煙碟子裏堆滿了煙捲頭，報紙散亂地堆了一大堆，有一本書——犯罪學——攤在桌上一個明顯的地方，還有些個用過的茶具和文具之類，都雜亂地放在各處，地毯上擺着可憐的鞋。

開幕的時候：可憐的衣服穿了一半，下樓來了，頭髮亂着，腳上只穿襪子進進來。脫倒了大半盃白蘭地，對上一點噴泉水，準備要喘，忽爾聽見外面門響，便把盃子放下走向門去。

王二：（在外面）喂！陶先生你好哇！

可憐：嗚！王二哥？這真奇怪！你怎麼走進來的？

王二：圓門是半開着，所以我就直走進來啦！

可憐：門門開着哪嗎？這真奇怪！

王二：（上）你現在不忙吧？

可憐：不忙，不忙，沒有什麼事。

王二：你老是一個人嗎？

可憐：可不長！

王二：你也不找個人來收拾收拾？

可憐：收拾啥嗎？

王二：太太和小姐什麼時候回來呀？

可憐：他們明天就回來。

王二：哦！（看見酒）天真悶得利害呀！今天晚上要不下大雨才怪哩！

可憐：你找我有事嗎？

王二：是的，就是因為你們保險的事情，你現在就可以看看驗數條件對不對，要是對的話，我就可以替你連

行上了。

可憐：我現在看不看，等我清靜的時候再看吧！

王二：陶先生等在什麼人哪？

可憐：不等什麼人哪！

王二：你好像很忙似的。

可憐：忙？我一點也不忙。你跟我喝一盞酒，再走吧。

（當可情給他倒酒的時候。王二四下看，發現了一個女人騎皮包。）

王二：「喝酒，好極啦。今天真是熱的怪。」

可情：「（舉杯）乾杯！」

王二：「謝謝！」（他們喝酒）這一杯酒喝得真痛快。她們有禮來嗎？」

可情：「是的，禮拜四她們給我來了一封信。」

王二：「香港海邊的天氣應該不錯罷？」

可情：「大概不錯。」

王二：「也同我們這里一樣的熱嗎？」

可情：「聽說今年這個熱，到處都是一個樣。」

王二：「（一度洗臉）」

王二：「（拿婦女人的皮包）這個皮包很好看哪！」

可情：「（把皮包拿過來鋪在車子上）是的，這是我內人生的時候我送給她的。」

王二：「真的嗎？這個顏色款式都好看極啦！」

可情：「是的，還不錯。」

王二：「真奇怪，您太太怎麼沒有帶去呢？」

可情：「她還有一個呢。（她把歪子放下走向大門。）」

王二：「（慢慢地起來）好，我該走啦，就這麼辦罷，保險單子你仔細地看看，我明天再來。」

可情：「好，就這麼辦。」

（玉二臨去時，又在牀邊看了一下，好像要看看有什麼人藏在裏面，可情一直把他送出去，可以聽見他關圓門的聲音，安太太從樓上下來衣服還沒有穿得整齊，）

安太太：是誰呀？

可情：玉二。

安太太：他不知道我在這里吧？

可情：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樣的想，不過你不應該把你的錢包隨時亂扔。

安太太：我又怎麼知道你這公債，隨便的叫人進來呢。

可情：我沒有讓他進來，是他自己進來的，圓門開着，他看見那個錢包啦，我祇好說是太太的。

安太太：他信嗎？

可情：那有什麼不信，我想至少他不會亂說的。

（安太太打開她的皮包，梳頭，擦粉，她低聲的唱着，有時可情也陪着唱。）

安太太：咳！這是我們最末的一晚了。

可情：（很愁悶）可不是，至少我們得分離幾個月了，（他穿鞋）

安太太：你應該很想你的太太吧？

可情：你別再玩笑，好不好？我心里够難受的了，這日子過得多麼快呀！真！你知道！你把我整個的生涯都改變了，有的時候我簡直忘了……

安太太：你不要忘了你還有一個太太一個女兒呀。

可情：我要忘的不是這個。

安太太：（拉緊繃的繫帶，）那麼你想忘記什麼呢？

可情：沒有什麼。

安太太：那麼好，我們說點正經事吧！

可情：什麼正經事？

安太太：就是我們買賣的事情。

可情：這個我們以後再說吧！

安太太：（擺着可情的脖子）她們明天不是就回來了嗎？我們又要很久不能見面了。

可情：爲什麼不能見面？你難道不知道，我現存不見你是不行了嗎？

安太太：我知道，不過你太太……

可情：按說我的太太，真是一個好女人，又節省又忠誠。

安太太：有了錢，節省，忠誠那還不是容易的事嗎？沒有錢這話忠誠，那才難呢？你知道我餓肚子裏每天瞎多

少錢嗎？我真不知道要怎麼存她！

可情：我也不知道。

安太太：你怎麼說這個話，我的事不跟你說跟誰說？你從前不是說過你要幫我的忙嗎？

可情：你知道，我對你這種買賣不在行，

安太太：噯！原來你真是這樣地援助我呀！對我的事情一點也不關心。

可情：我怎麼能够不關心呢？噯！

安太太：那麼好，我家你一件事務，你可要一定做到。

可憐：那又看！

安太太：你倒不能給我三千塊錢？

可憐：三千塊錢？

安太太：討騙，三千塊錢，你知道要是沒有這筆錢，我的鋪子，就非關們不可了。

可憐：這個數目可太大了，恐怕一時拿不出。

安太太：我並不是討要，是向你借，要是買賣好了……

可憐：照你這樣說，倒應該就是永遠的不能討了。

安太太：好，一個男子的心是真好呵！我這樣子待你，什麼都給你了，你反倒跟我說這句話。

可憐：我待你也不錯呵！每天晚上還給你一百塊錢呢。

安太太：那是這醫院的賄的。

可憐：別處上個禮拜我給你二百塊呢？

安太太：那邊女店員們的薪水，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可憐：那麼，再上個禮拜給你的錢呢？

安太太：還什麼？誰給你我的錢，還要說一個子一個子地教給你聽嗎？

可憐：不過幾天的功夫，我給你六百塊的難道還少嗎？再說還有我給你的鑽石呢？

安太太：難道你送給我的，我還要給你開個收條嗎？

可憐：你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分毫的……

安太太：我沒有想到你這般會計算，可是我對於你的營生向來沒有計算過。

可憐：是啦，是啦，我知道呀！

安太太：你們這破銀行家，一心一意地認進了你們的事業，無論什麼事都要估定一個價錢，說起來還是我那個法國丈夫好，無論什麼事情就給我給，決不計較。

可憐：你也犯不上生氣呀！

安太太：自然囉，當你求我的時候，跪在地上什麼話都說得出，恨不能像小狗似的滾在地下打個滾，等到以後，我也不說囉，真是使人傷心就是這！

可憐：唉，你別生氣呀！我儘可以給你想法子，這麼樣的吵鬧，真無意識。

安太太：誰想鬧你吵鬧！

可憐：好嘛！別生氣！

安太太：我勸你一定是不愛我囉！我作什麼不好的事？你怎麼不愛你的露露？你的露露是真心的愛你呀！

可憐：我怎麼能够不愛你！從你頭一次到房子裏來，我就愛你愛得發了瘋！

安太太：那麼這三千地錢怎麼樣？

可憐：你真可以，你還沒忘了這個金哪？

安太太：你可以給我嗎？

可憐：我想可以呢。

安太太：今天晚上可以嗎？

可憐：不行，我現在沒有這些錢。

安太太：那麼，你就開個支票吧！

可憐：支那！我看不會當吧。

安太太：那麼你明天早晨給我送來吧。

可憐：好，我可以想想法子看，可是我不能答應你一定也。

安太太：那好，我可也不應答應你一定來同你相見。

可憐：藍，你不要使我難過吧！你知道我是離不開你。

安太太：（聲肩）不見得吧？

可憐：（把她摟在懷裏）我給你就是囉！你真作得出來！（她想吻她，她躲開，）你上那兒去了？

安太太：我去拿帽子，我該走了！

可憐：還早哩！不到九點鐘，再坐一會兒吧！喝杯酒好不好？

安太太：不坐啦，我還有許多的事情要辦哪。

可憐：（着急）藍，你不要走吧！我一個人在這屋裏真點害怕。你不要離開我。

安太太：我來了一整天了。你還不夠嗎？我還工作呢！你知道。

可憐：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我一個人孤孤單單的真難過。

安太太：（笑）你真孩子氣。

可憐：你不要笑，你不要笑。我真有一點害怕。

安太太：你怕什麼？

可憐：我不能同你說，你今天晚上不走了吧！

安太太：我不能在這過夜，你難道不知道嗎？

可憐：爲什麼？有什麼人不許你嗎？

安太太：並不是什麼人不許我，不過給街坊鄰居看出來太不好了，你知道他們的嘴是多麼快多麼靈！（她壓上樓）

可憐：呀，你不要走吧！

安太太：我該走了，別鬧了吧，我去拿我的東西去。

可憐：呀。（忽然外面有人敲門，他趕快低聲的向安說）你先不要動，我去看一看是誰（他出大門去）你們怎麼今天就回來了。爲什麼不寄個信來通知我呢？

佩瑤：（在門外）爸爸，我們回來了，你不喜歡嗎？

可憐：你媽媽呢？你媽媽也回來了麼？

（佩瑤進來，穿得像一個貴族派的小姐。）

佩瑤：媽媽也回來了，她正跟車夫算賬呢！（她放下她的皮包，她的網球拍子。）

可憐：你快去幫你媽媽吧！

佩瑤：有車夫幫忙她呀，說好了叫他搬行李的，哎呀！這屋子怎麼這麼亂呀！

可憐：（着急，拿錢給佩瑤。）你去開發車夫吧！我不能這樣就出去（佩瑤不懂，看攔他。）你去呀，你還着幹麼？

（佩瑤出去了，安太太從樓上下來，可憐做個手勢叫她。）

可憐：快一點，快一點，你從這一個門出去吧！

（他走向大門，想要攔着佩瑤，可是佩瑤已經跳過來了。）

佩瑤：爸爸！你幹什麼呀！是誰出去了？安太大使吧？

可情：（故作鎮定）可不是，這個女人討厭極了，她又來求我帶你媽到她鋪子去買東西，你媽偏偏又不喜歡她，所以我趕快叫她走了，你不要同你媽媽說，聽見了麼？

（靜如上，穿着很行的衣服，但很不自在。）

可情：（對靜如）啊！你回來了，好麼？

靜如：我告訴你說我們的原本來是該明天早晨到的，那知道今晚到了，（她回頭去同進來的車夫說）好，擺在這裏吧，謝謝你！（她見了屋子裏雜亂的樣子，立刻心裏難過起來。）好，我說你不行，你偏說你行，你看這屋子裏亂成樣子！

可情：我要知道你今天晚上回來，我早就收拾好啦！

靜如：（坐下）你看桌子上這個油印子。無論什麼房子藥水都洗不掉的，我就知道我不應該走。

（佩瑤坐下，翻着可情看的那一本犯罪學。）

可情：這不要緊，沒有關係，你們玩得好嗎？

靜如：真可惜你沒有來，你真是小了我們更高興啦！

可情：你們住的旅館怎麼樣？

靜如：那真熱鬧極啦！那浴室區，真是意想不到。每天的飲食也是很講究，有些個菜單叫不出名字來，是不

是，佩瑤？

佩瑤：對啦，還不壞。

靜如：哦，還不壞？這個孩子的口氣愈來愈大了。可情，我想起一件事情來啦！（她打開她眼皮包。）

可憐：什麼事？

靜如：我們外甥陳玲波去過吧？（可憐的臉色立刻變了。）

可憐：（很遲疑的說）暫時沒有來呀！爲什麼？

靜如：（指着他的皮包裏拿出來的報紙）昨天在我們住的旅館裏的大廳裏，佩珍隨便偷看了看。

可憐：（打了他一記）啊？怎麼呢？

靜如：我看見了這段私人廣告。！靜的就是我們的外甥，是非律證的一個律師簽的。

可憐：（把報紙拾起來）。你拿給我看看。（有聲）

靜如：你想他們我的是不是我們的。啊。同名同姓的固然不少，不過怎麼這麼巧呢？怎麼還是從蘇聯國境

回來的，你不知道陳玲波到那裏去了嗎？

可憐：我怎麼會曉得呢？

靜如：我是說也許我們不在同地方來的。

可憐：他沒有來過，再說這也不是他，叫陳玲的多少呢！再說這也用不着你這樣的不放心呀！（他把報紙

搓了，很生氣的扔在地上。）我要到晚上收拾收拾。有什麼話我們回頭再說吧！（他上樓把門關上）

靜如：我很不放心，爸爸叫孩子使到害怕。你沒有看見他剛才聽你表哥的名字驚慌的樣子嗎？你看一個人老

是坐在這個寶子的旁邊就要鬧出神經病了。（她上樓收拾桌子）

佩珍：我看他的酒喝多了。

靜如：佩珍不准你這樣。你父親。

佩珍：真早的，媽媽，你看他多燥的樣子，真是中了酒毒了。要不然他爲什麼提起我表哥來就這麼煩惱呢？

靜如：也許是因為你表哥老不來看我們，所以想生氣了。

佩瑤：我說不是，他一定是有神經病的。媽媽，你跟他看的書。

靜如：我看書不見得就有病。

佩瑤：不過也看什麼書呢！媽媽，你聽：（她念）「此種毒藥只須幾滴，服後立刻就死。死後亦無任何異狀。」

（Muttering.）

靜如：你快不要念了，這是什麼書？

佩瑤：這是一本毒藥書。（繼續的念）「死後亦無任何異狀，只有專門醫生始能醫治。」

靜如：（把書遞過來）拿來給我看看。

佩瑤：這裏還有一本果報論（她念）「果報是一種宗教的理論。就是說善惡終久有報。比方一個罪人……」

媽媽，你想，看這種書怎麼會不得神經病呢？你這，這裏還有一本罪惡論。

靜如：好了，好了，別說了。我不知道他有這一種書。

佩瑤：他一定還常常的看，你瞧這一篇。他看了次數那麼多，紙邊都黑了。

靜如：（發愁）他為什麼看這一種書呀？

佩瑤：你要想法子勸勸我爸爸。再不要叫他看這種書肥！

靜如：我真有一點不明白。（忽然轉老）真實呢，他愛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這也沒有什麼關係，也許對於毒

藥學特別發生興趣。好了，你去收拾廚房間吧，我就來。

佩瑤：（拿了她的東西）好，媽媽我就去！（出）

（靜如深思的樣子，臉上顯極端的苦悶，拿起來看了幾行，又拿起可憐那在地上的報紙。走向樓梯

穿的小櫃子。怕的先不敢動。以後把櫃子打開，拿出帶紅繩的毒藥瓶，看了看，大驚，把瓶放下，踴了櫃門，又回到桌子旁邊看書，可情從想上下來，看了靜如的眼光，走近她，看見了他所讀的段落，大驚，向後退，靜如看出這種情形，更加害怕起來，他們彼此的眼光又遇在一起，可是可情回過頭去，看窗戶的外面，靜如用眼隨着他的動作，忽然明白了，她先用一個很輕的響音叫出來，以後越叫越高，隨叫隨退？好像有一種不由自主的厭棄。）

靜如：可情！可情！不能夠吧！（可情作了一個承認的表示。）難道你真的把他害了嗎？
（可情像成了死人，不動。）

——幕下——

第

五

幕

第五幕

時間：第四幕一年以後的夏天。

地點：全上

人物：何靜如

陶可情

陶佩珍

佈景：全上

開幕的時候：可情同靜如吃完了早飯，靜如用一種慈祥，憐愛的眼光看着可情，可情大改樣子了，頭髮有點兒斑白，全身都顯着憔悴的樣子，在他們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倆人的親密比以前更深了。她對她是一個慈母的態度，他對她好像一個胆小的孩子。可情放下了飯碗，抱着頭凝想了一刻。

靜如：可情！

可情：什麼事？

靜如：不好吃麼？

可情：好吃，好吃極了！

靜如：你簡直沒吃什麼。

可情：我不餓，真的我不想吃。

靜如：總得強逼的吃一點呀！……

你真叫我不放心，要是老這樣怎麼辦？

可憐：我總盡力的振作，不行，可有什麼法子哪？

靜如：我炖一點鷄汁你吃好不好？

可憐：不要，你待我太好了，你別不放心，不要緊的。

靜如：怎麼會不要緊，你看你整天的不吃東西，你的精力要消耗盡啦！我怎麼能够放心哪。

可憐：我看倒是你要吃些點補的東西，我不要緊，因為我的底子好（看窗戶）噯！窗門又開了哪！你剛才沒有去關麼？

靜如：沒有

可憐：我不是叫你去關的嗎？

靜如：是呀！

可憐：那麼你怎麼沒有去關呢？

靜如：我不敢去。

可憐：怎麼？

靜如：是的，我不敢去，我真不敢到那個園子去噠！

可憐：靜如，好啦，不要提了吧！……（裝聲斗）靜如他們現在每天花多少錢哪？

靜如：都算上麼？

可憐：呵，都算上！

靜如：頂多不過十九塊錢吧，你問這個幹嗎？

可憐：我想起來問一問就是噠，真奇怪是不是？你看他們從前是那麼希望有錢，現在我們有了，又該怎麼樣呢

？我得了這筆大財幹嗎？

靜如：真的，幹嗎？只有佩瑤能夠受一個高等教育就是。

可倩：受高等教育是件好事壞事還不一定哪。

靜如：你怎麼說這話哪！

可倩：我看佩瑤與從前大不相同啦！

靜如：那是她大啦！再說在學堂裏每天見到的都是闊家的小姐。那當然要和從前不同一點啦。

可倩：這正是我要說的話，她現在有一點特別的神氣。比方她今年住在同學的家裏過暑假，可是人家的地位

比我們高的多呀！

靜如：不錯，是高的多，不過還有什麼不好哪，至少在她這個同學家裏我們佩瑤可以快活快活，要跟隨咱們

，咱們能使她快活嗎？

可倩：這危險的很，也許一天她就瞧不起我們囉！咱們說這個摺騰，你看好啦。

靜如：真的，她冷她今天要回來。

可倩：是的麼？

靜如：是的，我先不搬桌子囉。

可倩：她還隨同去，什麼時候再搬進學校去呀！

靜如：她不去了啊，你不是知道麼？

可倩：呵，不去囉……

靜如：怎麼，你不知道嗎？她打算到一個照像公司去學習嗎？她不是同你一樣。也極喜談照像嗎？我不是同

你說過了嗎？

可憐：不錯，我記起來了。

靜如：是麼，你不是說現在無論男女都要有一個專門職業嗎？

可憐：是的，不過風氣就要總住在家庭啦。

靜如：那自然嗎？難道你不願意我們的女兒住在家庭嗎？我看你好像又不高興的……（她扶扶了一下她又夾的肩膀。）

可憐：是的，有一點，可是這是不由我的……因為這幾年來，我們兩個人是這樣好……我好像不願意多一個外人似的。

靜如：我們的女兒也不是外人哪，這是她的家，你難道不要叫她回家嗎？

可憐：我幹麼不知道……不過這九個月以來我們彼此安穩，彼此了解，我覺得幸福極了。（靜如站起來，

）喲，你怎麼啦？

靜如：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可憐：到底爲什麼哪？爲什麼？

靜如：這件事發生之後，對我是又可怕，又可喜，因為我們自從那一天起，我們兩個人比以前是更了解啦！

可憐：是的。靜如，你真是又慈悲，又勇敢。

靜如：那兒的話。

可憐：真的，自從我作錯了事，我自己又悔又怕，幸虧你知道裏，還原諒我。安慰我，要不然我那時候真快要瘋了啦。

靜如：你不要提這個了。好不好？

可憐：靜如，當那一天你還有這件事情的時候，真是救了我的命，我因為我本想決不許你知道，我起誓說是用盡了心機來瞞着你的，可我的類型我的懊悔，實在隱隱不住了，所以我叫你們母女到香港去，希望我一個人的時候，能把精神舒散一下，誰知道更糟，我的罪惡總是抓住了我不放，所以我才犯了那些犯罪論，毒藥埋的害，整天的看了又看，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直到那一天你明白了，好像鐵錐的痛苦分去了一半，不過，對這件事情我們總沒談過，可是我們無論如何也要把她說一說呀。

靜如：不用，不用，說它幹嗎？

可憐：我們總要說一說呀，因爲第一……

靜如：萬一什麼？

可憐：萬一有什麼事發生了！

靜如：你不別說，本會的，不會的。

可憐：誰誰知道呢？固然嘍，時間過得越久我們的危險愈小……現在我有時也會把這件事情完全忘掉了，不過總不會長久的，只須有人敲門敲的聲一點，我立刻就驚怕起來，以爲是有人來捉我了。

靜如：好，好，你不要說了！

可憐：靜如！我們總也要有一個準備呀！我們總要把話說好了，萬一有什麼事，我們也都知道怎麼回答！

靜如：我求你不要再把這話好不好？

可憐：可是……

靜如：我只盼望什麼事也不發生，因爲預備也是白預備，你知道我的神經是多麼虛弱，就是預備好了，到那

時候也會亂了的……所以我們吃它麼嗎？母親我想也不會有什麼事發生。（門外有聲音）你看，佩琦回來了。

（佩琦進來了，她比前次多了，走步來，是舞女的台步說話也驕傲了。）

佩琦：媽媽，爸爸，我回來了，有什麼吃的麼？

靜如：我們才吃完，還沒有做哪，你隨便先吃一點吧。

可憐：你玩得好看嗎？

佩琦：玩得極好了，爸爸，都有什麼菜呀？

靜如：你坐下來吧，好孩子，我拿給你。

佩琦：冷牛肉……沒有火腿麼？

靜如：沒有。

佩琦：好，你們怎麼越來越糟了，你看你們的飯，這像什麼樣子？只是稀飯同冷牛肉，我真得來管一管你們，要像這樣吃，要受病呀！

可憐：你不要操心我吧。

佩琦：不替你們操心，你們簡直的不吃會麼？這小姐真才講究吃哪……那才叫會享福哪（放下飯碗）好在我

已經吃過早點了。

靜如：你吃過早點？

佩琦：是的，我吃了兩塊饅頭魚子夾麵包，進場了兩杯扣可太克酒！

靜如：你喝了兩杯什麼酒？

佩珍：怎麼？你烟還比阿太兒酒都不懂？扣司太兒酒就是把好幾種酒混在一起，用冰冰泡，又涼又香，又甜又辣，好喝極了。

靜娟：你怎麼也喝起酒來了？

佩珍：李家的小姐就是這愛喝！（拿出烟盒來）

可憐：你還是什麼？

佩珍：我的錢盒，你瞧好看不好看？

靜娟：佩珍你怎麼也會抽起烟捲來了？

佩珍：那真是沒有法子，因着那烟我總是不價，所以也只好抽起烟捲了。

可憐：佩珍！不許這種放肆的向你母親說話！你什麼時候學會抽起烟捲的呀？

佩珍：等我思想着，我眞有點不大落筆了。

靜娟：你年紀還小，不應該抽烟哪！

佩珍：年紀太小，哎呀，你們太落伍了！

靜娟：我並不是說別的，是說抽烟對你的身體有害呀！

可憐：佩珍，你聽着，別的我不管，不過我在家里烟是不許你抽，你明日麼？

佩珍：好，不抽就不抽；（她本想把烟筒在烟罐內，可是掉在地氈上。）

靜娟：佩珍，你留神一點呀，不要乾乾淨淨地睡哪……（佩珍很不願意地檢起烟捲頭息滅了，走到鏡前理髮。

靜娟想把話題引到別處。）佩珍，你這幾個禮拜都做些什麼好玩的事情呀？

可憐（嘆烟斗吸烟）

佩瑤：沒有衣服穿能作什麼好玩的事情呢？我不是給你寫過信了嗎？

靜如：是呀我接到了信就把衣服給寄去了，你沒有收到嗎？

佩瑤：收是收到了。不過不是我所需的那樣的。

靜如：你要什麼樣的呀？

佩瑤：哎呀，媽媽，他給我寄了一件印度綢的長衣，那叫我怎麼騎馬呀？

靜如：騎馬？

佩瑤：我不是同你說過嗎？人家李家的朋友每天早晨都騎着馬到樹林里繞一個鐘，我因為沒有衣服，

只好在家里待着，我跟他寫要錢，是想作一套騎馬衣服，您爲什麼沒有給我寄哪？後來鮑小姐借給我一身，可是人誰知道不是我自己的，真無臉了。

可憐：你怎麼埋怨你媽，是我不要她寄的。我以爲幾天的工夫不用花那麼多錢作一套騎馬服裝。

佩瑤：幹嗎祇爲幾天工夫呀，以後我也可以用哪。

可憐：什麼時候用呀？到那去用哪？

佩瑤：在家也可以用哪。我爲什麼不能也每天早晨騎馬出去一轉呢？

可憐：照個個道門第的小姐，用不着騎着馬出去出風頭。

佩瑤：照個個道門第的父親也不見得都像你這樣吝嗇。

靜如：佩瑤！你怎麼這樣同你父親說話呀！

佩瑤：我的錢還不是他的嗎？

可憐：好吧，小姐既然不滿意，那麼索性把你的每月的月費也不要好罷。

佩珍：你們就是什麼都不懂！

可憐：我們不懂什麼？

佩珍：不但騎馬服裝的重要你們不懂，就是一切的一切你們都不懂！

可憐：一切什麼？

佩珍：一切什麼？人家李家的客人，每天每個小時候，都有每個時刻特別的衣服，而我呢？祇有兩件單長衣，

還是去年的式，我算是委盡了臉，叫人笑話！

靜如：佩珍！你那件藍色的，不是很好看的麼？

佩珍：好看，哎呀！媽媽，你真是訂裝也不懂。你們知道她們每次要換多少次衣服麼？早起出去散步是一種衣服，打網球是一件衣服，晚上去聽戲，或是去跳舞又是各種不同衣服，我那兩身衣服，你們她我够

幹麼的？

可憐：我看不出這個有什麼重要，你外婆家也很不錯呀！你媽作小姐的時候也沒有那麼穿過！

佩珍：媽媽，哎呀，那又是一個時代呀！

可憐：什麼又一個時代，我不懂，你講一講我聽。

佩珍：誰了幹嗎？反正你們也不懂。

可憐：我懂，我懂得多哪！我最懂得一件事，就是你從今以後再也不要上李家去啦。給一個好好的人簡直都變

了哇！

佩珍：不用你去，反正人家才不聽我講我去！

靜如：爲什麼不請你？

佩瑤：爲什麼？因爲她們看見我們住的這所房子……

可憐：咱們這房子怎麼樣？

佩瑤：她們一定要開汽車送我到家，我打算從街口上下來，可是她們不肯。一定要把我送到門口，……我看
出她們臉上要笑的樣子，真是把我氣壞啦！

可憐：她們是看不起我們是不是？我看你現在也有一點看不起我們是不是？

佩瑤：我不是說這個。不過鮑家小輩們看見了我們這頓房子差一點後有笑出來就是……還好，幸虧她們沒有
下車進來。

可憐：爲什麼？難道我們還不配接待她們嗎？

佩瑤：不是你們……不過……（指着桌椅）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叫她們看見了那才糟哪！

可憐：（不愜）我們的家具嗎？這不都是上等的木器嗎。糟？糟什麼？

佩瑤：（狂笑起來）上等木器，哎呀！別說了吧！這些家具是俗不堪耐地醜死啦！

可憐：（氣得要打呵）你再說？你再說？摩登也得有個分寸，我看你摩登都摩登出毒來了！

靜如：可憐！佩瑤你別說了罷！

佩瑤：我早看出來啦，爸爸恨不能叫我早些滾蛋。

靜如：佩瑤，不許這樣說話，快一點向你爸爸不是，準是你剛才喝酒喝的太多了，叫你這胡說八道的。

佩瑤：（不得已）好啦，我錯了，對不起！

可憐：那是你錯啦？

佩瑤：我說錯，對不起了，是不是？

可憐：唉！發不起！

（一度不安的沈靜）

佩瑤：呵！照像公司那兒的事我不去了？

可憐：爲什麼？

佩瑤：因爲我不高興去囉！

靜如：你又不是很高興去的嗎？

佩瑤：以前高興，現在不該與了（稍停）因爲我想作一點比較更好的事情。

靜如：什麼事呀？

佩瑤：在公家我遇見了一個人！

靜如：遇見了一個人？

佩瑤：對的，遇見了一個男人。

靜如：一個男人？

佩瑤：這一個男人有一個朋友是舞場的經理，他想我可以在那兒一點事做一做。

可憐：做什麼事呀？

佩瑤：做跳舞教授。

可憐：跳舞教授？

佩瑤：是的，他說我的舞姿好極啦！我的身段，我的曲線是任何一個明星都趕不上的。

靜如：這個男人怎麼敢同你說這個話呀？

佩瑤：他是我在求是一個結實的才幹，不可錯過了機會，枉費了我可寶貴的青春！

靜如：他在什麼地方同你說的這些話呵？

佩瑤：（故意地）在一個旅館里。

（有情同靜如不由已的一驚）

靜如：只你們兩個人嗎？

佩瑤：那自然！

靜如：他……

佩瑤：他親過我沒有是不是？那還用說，不但親過，而且親過多少次哪……

靜如：你瘋了。還是醉了？怎麼越說越不像話呢？

佩瑤：我就知道你們不贊成的，所以在沒作之前，同你們提一聲。

可憐：你不能作的

佩瑤：真的嗎？

可憐：我同你說，不能作就不作，你明白麼？

佩瑤：你這拿我當小孩子是不是？真好笑：作婦女有什麼不好，您以為在照像公司作女演員又有什麼好呢？

可憐：我說不能就不能，舞女？你簡直要造反哪！

靜如：快送你上了大學應該多讀一點道理才好，怎麼連好壞都分不出來啦？

佩瑤：分不出好壞？你們才分不出好壞呢？你們道按舊國筋總拿藝術當下賤玩器，舞女叫你們看起來就好像

頭髮差不多，可是你們知道人家舞女死了還有舉行國葬的呢？（看着他的父親說）我也不是往家里引

什個人。……得了這病大驚小怪的嗎。

可憐：你這孩子太膽怯了去。你因為一個雞蛋說你好看，你就樂的不知怎樣好了。

佩琦：他才不這樣呢，誰不愛你。

佩如：佩琦！

佩琦：那是比你們好，你們再是不理我，那沒有什麼，我跟他去。

可憐：你說什麼？

佩琦：我聽說可以到他家去。

佩如：你說的這話叫人話嗎？

佩琦：爲什麼不叫人話？上禮拜他就想娶我去，可是我想你們還想要我呢，所以我沒有去，不過你們要是不

要我，那我就只好……

佩如：誰說不要你，你看孩子變得這麼壞啊？

佩琦：媽媽，也許對的，不過無論怎樣也未必變得比爸爸……

可憐：你說什麼？

佩琦：我說沒有什麼，而不起你的事：媽媽說我還可以，你，你沒有資格罵我！

佩如：怎麼你敢同你爸爸說話呀？

佩琦：爸爸！您問問他，那個安太太，那個真美的安太太都做過什麼好事？

可憐：你就完了沒有？

佩琦：還沒有完，媽！去年我到香港的時候，那個安太太就到蕭們家裏來，當時我還不識，現在我念

明白囉！

可憐：你中了邪了罷：你再說我打死你！

（可憐去打她，她躲開了）

佩琺：她就住在樓上，睡在媽媽你睡的地方！

可憐：（氣瘋了要打她）你……

靜如：可憐！你不要打她，她一定喝醉了。

佩琺：（跑過去上樓，）你說不叫我告訴媽媽，好，現在媽媽可知道了你這正經的事體！

可憐：這那里是我的女兒簡直是一個妖魔鬼怪！我非殺掉她不可！

（可憐要趕出去。忽然心痛倒在椅子上，靜如過來扶他。）

靜如：（怕起來）你怎麼了？又是你的心吧？

可憐：（呼吸困難）是……是的……我的心……不要緊……一會就好了……拿一點威士忌給我

……

靜如：（拿酒給他）好……別說話囉……好一點麼？

可憐：好一點……

靜如：你靠好了，不要動……

可憐：我好多了……她到那兒去啦？

靜如：她上樓屋裏去了。不要管她，你安靜一會兒吧。

可憐：這個孩子真是中了鬼了！

靜如：別生氣啦！

可憐：說這種瘋話！

靜如：她總是一個孩子，不要同她計較……你的心不痛了麼？

可憐：不痛……唔，都變了……

靜如：什麼都變了？

可憐：你看佩瑤還像我的女兒嗎？

靜如：她一定是嚇昏了？你等着我去看她去，（她上樓叫。）佩瑤！佩瑤！……（跑下來）可憐，她的

皮箱不見了……（又跑出後門去看，哭着回來。）她一定是走了。

可憐：走了？

靜如：一定走了，園子里也沒有她。

可憐：她一定會回來的，靜如！你的心好了！

靜如：她要是回不來，那咱們怎麼辦哪？

可憐：你不要怕，她一定會悔過的，她一定會回來的。你看吧！（沈默。靜如哭起來。）

靜如：可憐！

可憐：什麼？

靜如：佩瑤為什麼說那個安太太？

可憐：誰知道……一定……一定是……下……下……下……

靜如：她怎麼說你那事？說什麼？

可情：你看不出，他總是瘋了，才說這話麼！

靜如：爲什麼她不說別人，單說那個安太太呢？

可情：我怎麼知道？

靜如：一定有一個原故……

可情：是呀！爲什麼呢？

靜如：她沒給你寫過信嗎？

可情：誰呀？

靜如：安太太呀！

可情：爲什麼你問我這個話呀？

靜如：去年年底你不是接着一封從安南來的信嗎？

可情：（不自然）呵，不錯，那是我老朋友寫來的，不是還同你說還是「一筆子」的事情嗎？

靜如：沒有呵！

可情：我記得好像同你說過的麼……他在安南很困難。本錢全倒不關手，所以他同我借幾塊錢……

我們的錢都着也沒有用……我就借給他……他不久一定還給我們的……（沈靜，

你現在安心好了吧！

靜如：我放心了……

可情：（拉了她的兩手）你難道還疑心我……疑心我會作……

靜如：不是疑心……不過要是真然有這種事……我可忍受不了。可憐，我爲你什麼都能忍受……

……你叫我作什麼都可以，不過你要是欺騙了我，不愛我了，那我只有自殺，一定的，我就是這種想不開的傻女子……那有什麼法子……

可憐：我同你發誓說決不會的……

靜如：我相信你，可憐……你也不要心煩了吧……（她起程向樓梯走去。）我痛痛的恨，我想到

樓上請一請去。（上樓。）呆了半天，忽然搥了頭。我幹嗎？我。（哭起來。）

幕下

第

六

章

第六幕

時間：兩個星期以後

地點：全前

人物：兩可情

王二
安太太

何靜如

佈景：同前

開幕的時候，舞台上沒有人，幾秒鐘後，可情穿着拖鞋從蹣上下來，端着個盤子。上面擺着一個碗。一盞小碟，一個玻璃杯，還拿着一個盤子，並拿着一個暖水袋，這時有人輕輕地敲門，可情把東西擺在桌上，然後出去開門，一會兒，他和王二輕輕地走進來。

王二：怎麼樣？陶太太好了一點兒麼？

可情：好了一點兒，謝謝！

王二：那好極了。

可情：你們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王二：昨晚回來的，今天早晨才聽見人家說，所以我趕過來看一看。你受驚不小啊！

可情：可不是？那一下大雨把她一身都淋透了，她回來就病得不省人事啦，這都是因為佩璐走後音訊杳無，急得她跑到各處去找我。

王二：您同大小姐走了有多少日子了？

可憐：已經兩個星期了，恰巧是你們去天津的第二天。

王二：我不經你吧？

可憐：不要緊，她一壓着了。我才把碗拿下來，你坐一坐吧！

王二：我內人也老不放心，她說你要是用人，她可以來幫幫忙。

可憐：謝謝！現在用不着……你替我謝謝你太太吧！

王二：陶先生，你總得找一個人幫忙啊！你這兒有人麼？

可憐：沒有，一切都是我自己做。

王二：你們還是找個老媽子麼？

可憐：沒有。

王二：你黃發是夜里也得睡？

可憐：可不是？

王二：你臉上的氣色可真難看呀！

可憐：不會的。

王二：我說陶先生，你不要客氣吧！讓我去來替你幫忙幾天吧！

可憐：實在用不着，謝謝你們的好心，轉如已無好多了，不費什麼事啦。

王二：怎麼醫生也沒勸你住個看護哪？

可憐：他怎麼沒說呀？他還先總不相信我會招呼病人，後來也不得不說我是一個極好的看護生。

王二：這真是夫妻的恩愛得意。其實你那兒是會看護病人的呢？
可憐：可不是？靜如總要我，一步也不讓我離開她，呵，有一次她病的都過了四十度了，嘔呀，王二，真把我嚇死過。她嘴里說着糊話，我以為他真要死啦！幸虧現在算是好啦！只有慢慢的等着她復原好了。

王二：她病着怎麼樣？

可憐：精神極呢！臉上老是有笑容兒。

王二：身體大概很弱吧？

可憐：弱極了……她連動也不能動……醫生說：最少還得二個月才能下床走路哪。

王二：現在總算沒有什麼危險了吧？

可憐：完：沒有……這倒倒是可以放心的。

王二：你吃飽了嗎？

可憐：我現在吃飽是、成問題的，隨便吃點甚麼也就算了。

王二：倒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們現在就沒有佩瑤的一點消息嗎？

可憐：唉：沒有。一點也沒有。

王二：你難道一點兒也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麼？

可憐：就是不知道，在大城中的久利街上我報登了廣告叫她回來，可是總沒有消息……使靜如的病難好的

王二：那也難不倒，只有這麼一個女兒忽然不見了。

可憐：唉！若是佩瑤回來了，靜如的病也就好的快了。

王二：那還用說，咱們就盼着您早早的回來吧。我也等着到各處去聽去。您別着急啦！（外面雷電交加。暴雨將至。）這閃電多怕人，恐怕暴雨就要來了，呵！我得走了，咱們晚上再見。……還是這句話，您要累了，我就叫我的內人來陪您太太幾天，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可清：謝謝你的好意，晚上見吧！

王二：晚上見！

（王二出去，可清在作桔子水。聽見外面有人說話。）

安太太：（在外面）陶先生在家麼？

王二：（在外面）在家哪！

安太太：（在外面）陶！長久不見了，好嗎？

王二：（在外面）謝謝，你也好！哎噫！真的下起雨來了。（外面在下雨）（一道閃電把可清駭一跳。後退了一步，安太太進來了，以輕視的眼光看着他，譏諷的微笑着。）

可清：您！是您麼，你幹嗎又回上海來啦？

安太太：怎麼，你不願意我來麼？

可清：你來幹嗎啦？

安太太：我來瞧瞧你，不許麼？再說我在安南給你寫的信，你怎麼連一個回信都沒有呀？

可清：你不能到我這裏來，我請你趕快走吧！我的太太……

安太太，你不要念你的太太吓唬我！

可清：你不知道，我的太太病囉，病得非的常重……她就住在樓上哪……

安太太：在樓怎麼樣？

可情：要是她聽見了我的聲音，一定心裏要慌忙的，所以絕對不能讓O聽見什麼……

安太太：我用不着叫她聽見，只要你肯聽我的話就夠。

可情：不能在這裏，O不能在這裏，你先走吧！

安太太：我從安南特地到上海來找你，你倒叫我走。你叫我上那兒去？

可情：輕點兒，輕點兒！不要讓她聽見！

安太太：聽見就聽見，活該啦！我才不管這一套呢！（坐下）

可情：哎喲！天哪！你怎樣不明白？再說你找我幹嗎？要還是錢的話，我請你不必再提了，我告訴你，我所有的能給你的錢都給了你啦。

安太太：真的麼？

可情：怎麼不真？我自己有錢沒有難道還不知道？算了吧，你趕快走！

安太太：走？多做願意走才走哪！

可情：你究竟打算怎麼樣？

安太太：你要我走也行。不過你要告訴我一個準時候，準地方，我們回頭再見……可是你學騙我，那你得小心一點……

可情：我不能答應你這個，因為我的太太病着，這裏我離不開。

安太太：喲喲！現在你的太太又算一回事哪！

可情：是！我愛我的太太！（安太太笑了）你笑什麼？

安太太：我笑你從前不是認識她不過是一個小老媽子麼？

可憐：（大怒）我不許你說我的太太的惡話。她是一個賢德的女子！你只是一個蕩婦，她的為人你連夢裡都

想不到。

安太太：你不用着費這些大事，我來不是為她來的，她賢德也好，不賢德也好，與我什麼相干？

可憐：我從前真傻透了，怎麼會上了你的圈套，好在如今我已經明白了。

安太太：你明白了更好，不錯，我要的錢只是你的錢。好肥，拿錢來肥！

可憐：還要什麼錢？我不是給了你嗎？

安太太：那還是去年年尾哪！你知道我今年也清了好幾個月，差一點死了，直到如今醫院的錢還沒有付清哩

可憐：得了。得了，你這種陰險話說過不知道有多少次啦！

安太太：錢不難沒有關係，不過比方的話，我說我要五千塊錢，你看怎麼樣？

可憐：你要用多少財多少，同我說幹嗎？

安太太：幹嗎？我不同你說同誰說去？難道你要我去同你太太說去嗎？

可憐：（着意）你這是什麼意思？

安太太：我想同她談一談去年她到香港去的時候我們在這裏做的好事，也讓她明白明白你的人格。

可憐：無論你怎樣說，她是不會相信的。

安太太：我可以說是天良發現了，我悔過了，我要要懺悔求她赦罪，這是一件很正大光明的事呀，她要是

個賢德的女子她定會信的。

可憐：你這個妖怪……你給我滾開！

安太太：你愛怎樣罵就怎樣罵！反正你不給我錢我不走，不但不走，還要到樓上去談談，你自己斟酌好啵。
可情：哎，別！我真混蛋透了。（抓頭髮坐下）怎麼這樣一個女騙子？簡直比鄉裏匪幫利害！

安太太：好嗚不要着急吧！我駭聽你玩的。你這一定沒有完全忘了你的小賬，來，你再幫我一次忙好了。

可情：（完全戰敗了）噫！我真沒力氣同你鬧了，算了吧！

安太太：好吧，你再發一張支票就什麼都完。

可情：不能，不能，我已經沒有錢啦！

安太太：（從皮包裏拿出一支自來水筆強擱在可情的手內）快別孩子氣哦，來。來！你的支票拿子在什麼地

方，還在原來的衣袋裏？（從可情的衣袋裏拿出支票簿）好嗚，寫吧！交來人五千元正。我多一個錢也不要你的，按說我應該再罰你一十塊錢。

可情：我銀行裏沒有那麼許多錢。

安太太：不要緊，你回頭再想法子去補足好啵。

可情：不，不，不……

安太太：哎，勸！你不要囉嗦了吧，可是一樣，明天銀行裏取不出這筆錢，我們還是麻煩。只有一回嗚，我

決不再同你為難了

可情：我怎麼能够相信你呢！

安太太：你該……拜我呀！

可情：信任？你上次不是也這麼說的麼？

安太太：這次與上次不同了，你放心好了，我可以同你發誓？寫吧。寫吧。寫吧！

可憐：（背着他癱坐好，安太太的手在他肩膀上，寫了兩個字就停下）這回可真完囉，你如果再來，就是打死我也沒有辦法囉。

安太太：好了，別說傻話吧，什麼死了死了的，我不願聽你說這個話，因為你知道無論如何我是愛你的呀！

可憐：好，謝謝吧，我實在是是不敢當！

安太太：不敢當？你從前怎麼敢當來着？

可憐：（寫好支票）好了！現在可完了，拿去，走吧！（把頭伏在寫字盤上。）

安太太：（拿起支票攪了可憐的脖子，極柔媚地說。）你以為真能忘得了嗎？（當她說話的時候，靜如下樓

來了。她面色蒼白，勉強支持着，注視着可憐和安太太。）可憐！我永遠忘不了你的，你還記得麼？

去年下午你都在這個窗戶的前面坐着，我偷偷地進來，就把你的臉一蒙，你就說了：「寶貝不是

『？』……（靜如痛苦極了，閉上眼睛。）你就起來把錢攪在懷裏……可憐！你叫我怎能忘得了你呀

？（靜如在食櫥上拿這一個杯子，又輕輕的上樓去了。）

可憐：（忽然站起）你聽見什麼聲音？

安太太：什麼呀？

可憐：我聽見彷彿有人上樓去？

安太太：（回頭看）沒有呀，什麼也沒有呀！

可憐：好啦！你快走開。

安太太：（走開）……是呀，我也只是因為想看你來啦。

可憐：我求你不要再想我好啦。

安太太：好，說說麼。

可憐：不要囉嗦了，滾開吧，滾開吧。

安太太：滾開吧。滾開？你怎麼一國話說得沒有頭。噢！你的身子的心變得真快呀！

可憐：好了，好了，走吧！滾吧！

安太太：是的，我該走他。（做了個鬼臉，慢慢地走出去了。）（可憐望著安太太走出去，哭了一聲。做）

好桔子水，拿上樓去。）

可憐：（窗簾上）誰如！哎！你母親要自尋自殺嗎？（哭）（可憐頭垂下來，淚痕未乾，拿着一個貼面紅）

鮮紅的些氯化鉀（毒藥）的瓶子，慢慢地步下樓來，站在窗口，望著風裏一陣閃電和雷鳴，使他驚嚇，

而悲傷地往後退。）

可憐：（玻璃的聲響我。——我像要死他呢。——我像要死他呢。）（可憐倒在地上）

伏在地下痛哭。）

（一陣閃電聲震耳的雷鳴。）



本劇作者 抗戰後劇作

我們的游擊隊

獨幕劇集

王銘章將軍

四幕劇

孤軍魂

獨幕劇集

沂水的血流

三幕劇

歸隊去

獨幕劇集

張自忠將軍

五幕劇

中華民族不會亡

獨幕劇集

生意經

三幕劇

富士山下

獨幕劇集

○.....○
○有所權版○
○印翻准不○
○.....○



六幕一景劇

1940.7.15

1—1000

作者

侯

楓

發行者

成都新新新聞報館

印刷者

成都新新新聞報館

經售者

各大書店

定價

國幣八角

1. 本行自設之儲蓄部，係由本行總行直接管理，其業務範圍包括：

12

